

卷全盦賸稿

景莘敬題

卷八 賸稿

朱啟鈞題

時年九十一



序一

憶在清季。揆初先生佐晉撫趙爾巽幕。少年英俊。以代草條陳十策。有聲於時。先生與陳萊青昆弟相友善。余時肄業西學專齋。因陳氏昆弟得識先生。縱論時務。甚相得也。旋爾巽爲盛京將軍。大事興革。先生實主其事。東省百廢待舉。而興建造作。測繪爲其始基。因必培養測繪人才。時余方畢業專齋。乃承相招。以創辦測量學堂見屬。磋商規劃。有針芥之投。忽忽五十餘年矣。其後先生退隱滬濱。廁身工商。時與密韻樓諸子相周旋。亦稍稍蓄書。嘗得張惠言成孫父子所撰諧聲譜稿本。爲研究文字音韻要著。亟謀刊傳。倩人校錄。余亦爲之瓶借傳鈔之本。以供參考。百年深閔之作。遂得風行。一時音韻學家咸稱其印行之功不置。抗戰起。余以維護圖書文物往來西南各地。每過滬上。必造訪話舊。而先生亦與張菊生陳陶遺李拔可陳叔通諸先生。創辦合衆圖書館。徵訪江浙私家藏書。謀所以保存之策。引爲同調。先生喜

收前賢手稿手校之本。相與賞析。親主館務甚勤。堅以董事相邀。未幾先生歸道山。叔通入京參柄國務。而菊生病廢。余始終維持之。卒以捐獻政府。日見昌盛。足慰亡友於泉下。先生晚歲以校讀自娛。輒爲札記。頗多心得。又間與知交倡和。雖不名一家。亦皆雋永可誦。聯語尤能意在個中。音流絃外。猶憶先生於顧宛溪讀史方輿紀要稿本。最爲珍重。得之於朽蝨叢殘之餘。爲藏家所不顧。先生手自整比。招良工精心修治。乃得完好如新。審定此稿爲寫成後。又經修改增注者。當是世間孤本。欲發揚其精勝。必先通部校勘。乃足顯示。而簽注校改之筆不一。較爲繁複。手校數卷。優點紛呈。以授顧君起潛爲之續校。卒卒未果。遂自排日疏記。先爲長跋。以待它日之印證。於書體文字。辨析毫芒。有新見。卽糾正前說。實事求是。有乾嘉學者之風。此書關係學術甚鉅。吾願起潛終有以足成之。叔通篤念舊誼。知先生贖稿待刊。募資刊布。屬繫數語。爰述舊事。以證吾兩人相契之素。而猶以見先生之幼學不

倦與夫愛護圖書樂與流通其高風爲不可及也是爲序一九六二年五月
徐森玉時年八十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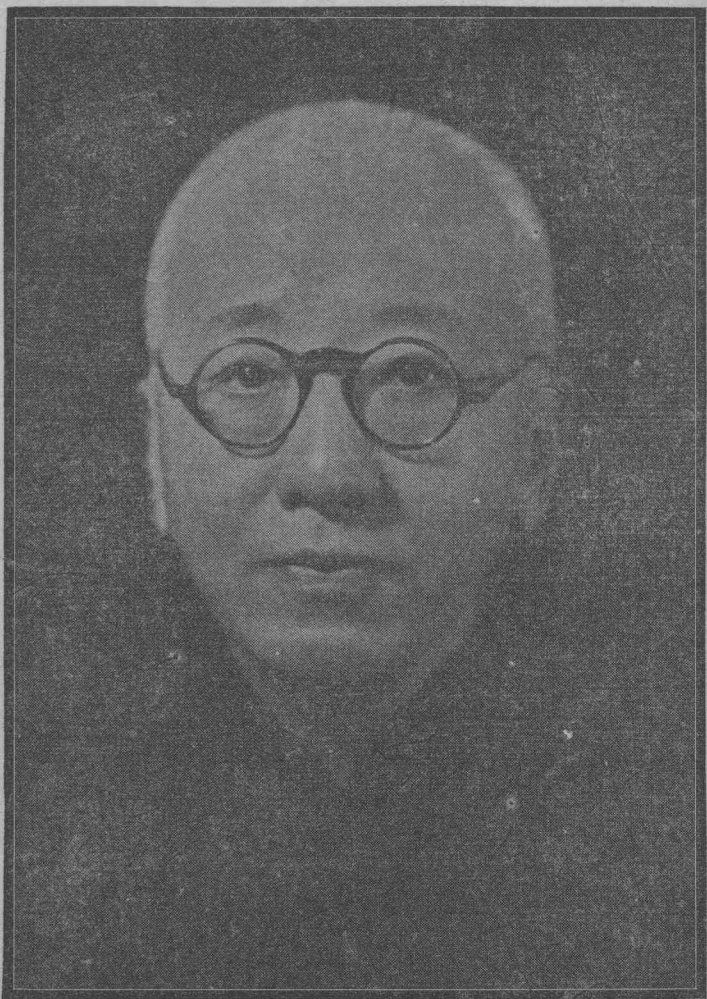
序二

余於清季光緒癸卯抵京寓西珠市口仁錢會館君外舅朱養田鍾琪爲余妻從兄以道員來京引見偕君過訪始識君與余爲癸卯同年君於甲午以第二人膺鄉薦製藝並詩經文刊入闈墨君之文字始公諸世其後兩湖總督張之洞介番禺梁鼎芬約君入幕猶能記誦君詩經文以相誇讚君就甥館於濟南時趙爾巽丁艱家居諗君才服闋簡山西巡撫挽同往繼又隨至湖南東三省初改行省趙爾巽由將軍升任總督君兼綰九印大展厥施章奏條教均出君手不自留稿今刊行趙爾巽奏議中遂無從對勘摘錄君敏捷肆應余於趙爾巽任兩湖總督時奏調任憲政調查局兄漢第在幕中時赴署進謁君由滬至有奏案極繁複屬君起草先檢案反復詳審忽取爾巽

案頭廢紙。據案振筆直書。馭繁以簡。軒豁呈露。相與讚歎不置。終以未獲大用。晚年匿居滬濱。從事商業。然仍手不釋卷。積書悉以捐入所創立合衆圖書館。茲編札記。皆在合衆圖書館成立以後。留意舊籍。隨筆記錄。生平無意於作詩。而詩亦甚工。聯語是其所長。顧君起潛搜集作爲詩存。聯存。總名爲卷盒賸稿。其弟仲裕景萊富於革命性。行事卓卓可傳。叔衡曾爲作傳。夫人朱氏助君爲多。先君卒。君曾屬作傳。附列家乘。茲併刊卷末。余解放前赴解放區。君時至余家存問。余兄之喪。又承襄助。感不去懷。君長余二年。使猶健在。得見今日之昌盛。或更出而有所貢獻。其愉快爲何如。每一回憶。輒爲慙然。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陳叔通。

葉燮先生遺像

顧廷龍
敬題



小别才三日徘徊病榻前欣將占勿藥昨日電詢更見輕減胡遽及

重泉落：誰知我夢：欲問天痛君行自念多難更何言 京洛

論交始今逾五十春維新百日盡通執幾人存光緒丙申年余與

人在京師設通執學堂延變易滄田異過從滄瀆頻鼎革後君與

較密往還新亭曾灑淚情誼倍相親 故鄉如此好隻手任匡扶入市

興洪業浙江興業銀趨朝索眾逋滬杭鐵路政府收為國有茲給

允清債此山頭勞覆篲江上快驅車錢江橋工政府亦以無資中

得觀恭敬維桑梓高風世或無 萬卷輸將盡豪情亦罕聞君能

城眾志天未喪斯文君畫輸所藏圖籍在上海租設私立圖書館

約余同為茲起甚愧差比曹倉富還防秦火熱敢忘後死責努力

未能有所襄助也赴艱辛未盡令又續成一首亦聊掬哀情於萬一耳

揆初仁兄學長 靈鑒 弟張元濟淚輓 月七日

葉公揆初行狀

公姓葉氏諱景葵字揆初別署存晦居士。一日卷盒浙江杭州市人原籍安徽新州。明萬歷中仰湖公始遷杭。數傳至古渠公諱藩者。清乾隆辛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官至思恩府知府。學宗程朱。作育甚衆。著有敦怡堂文稿。是爲公六世祖。曾祖宣三公諱慶暄。道光丁酉舉人。官鄆陵縣知縣。著有詠蘭室詩文鈔。祖貞甫公諱爾安。廩貢生。官商水縣知縣。署許州直隸知州。嗜金石文字。著有石墨證古。妣錢繼馬。考作舟公諱濟。光緒丙子舉人。官至鄭州直隸州知州。入民國爲鄭縣知事。升任開封道尹。妣徐子三。長卽公。次景萊。三景莘。公生而穎悟。讀書勤敏。年十四畢十三經。光緒十五年己丑年十六補縣學生。明春夏夫人來歸。結褵三日。患咯血。九閱月而逝。公喪偶傷感。體憊不支。奉嚴命別居書室。獲見大生要旨。習其趺坐調息之法。歲餘始復。其初壬辰冬。隨侍開封。翌年正月。續娶朱夫人。作舟公同官石庚。奇公才學。

爲之作伐。夫人父朱鍾琪，與庚及趙爾萃爲義兄弟，同官濟南。公往就婚，爾萃設行館，主其事。一見器之，閱所作詩文，每加獎飾。公因師事之，並得見其兄爾巽，尤相器重。爾萃嘗曰：子文不宜北闈。甲午，遂應本省鄉試，以第二名中式。公故善病，喜讀醫書，爾萃固精於醫，復從之學。方鄉試旋里，業師徐承敬年七十餘矣，患溫熱病，壯熱譫語，旣見，瞠目不相識。公投以大承氣湯，越日清醒，病漸獲瘳。然公自謂冒險嘗試，自此不復輕爲人處方矣。戊戌春闈報罷，援例報捐內閣中書。時都中提倡新學，遂入張元濟所設通藝學堂，習英文算學。念諸弟僻處河南，非以新學啓迪之不可，乃延北洋大學卒業生莊敬于，偕至開封，使弟景萊、景莘、表弟嚴江、嚴瀧受其業。購新書，互相講習，得農學報及嚴譯原富，讀而好之。會作舟，公宰陳州、太康縣，每於課餘與敬于率諸弟同至郊外，就老農話樹藝，輯成太康物產表一卷，是爲公有志實業之始。庚子聯軍入寇，鉅款輸敵，舉國憂貧，議興礦務，外人亦時思染指，公

就聞見所及。成礦政紀要一卷。旋在河南順直振捐局報捐知府。分發試用。壬寅春。奉母回杭。遣嫁胞妹景蓉。思送諸弟東渡求學。而作舟公強項忤學政。調知汝州直隸州。以費絀。所謀稍阻。適爾巽升署晉撫。招公爲內書記。公爲草通籌本計十條。朝議下政務處議覆通行。爾巽調任湘撫。專摺奏調。稱爲器識深純。規模宏遠。講求各國政治。內地利病。議論洞中窾要。明年癸卯。公應調赴湘。道經河南。其時會試改於開封舉行。遂就試。中式第七名貢士。覆試一等。殿試二甲。朝考二等。請歸原班。尋開經濟特科。禮部侍郎郭曾忻及爾巽均以公薦。未應。去湘受委爲學務處提調。兼礦務局提調。奉職勿懈。爾巽授盛京將軍。瀕行。兩宮面諭。儘當爲者爲之。勿拘常例。調公總辦文案。盛京清陪都也。設五部侍郎。無所事事。乃請改行省制。裁府尹府丞。歸併五部事務。百端俱舉。公皆以一手贊成之。先是爾巽陞辭時。面奏史念祖久經戰陣。廢棄可惜。奉旨發往奉天交爾巽差委。念祖至。爾巽欲以全省營務界

之。然又慮巡防營兵匪糅雜。易去督辦張錫鑾。恐不易駕馭。公請毋易錫鑾。而以五部舊屬之俸餉處改財政總局。任念祖爲總辦。爾巽曰。汝能爲之下乎。曰能。於是公與金還爲會辦。剔除積弊。未及兩年。所入驟增。逾千萬。丁未。裁盛京將軍。爾巽調京。徐世昌總督東三省。世昌至。有齟齬。前任之短者。舊財政局員咸被劾。公與念祖還皆落職。公入關。至京。謁父執芻言報主。汪康年。勛以遊學日本。研習財政經濟。而漢陽鐵廠總經理李維格。公至交也。聞公有志實業。以鋼鐵業有裨富強。邀往考察。是秋。朱夫人歸甯。公偕至濟南。得見山東鹽運使張蓮芬。營中興煤礦有年。將棄官爲之。一見相契。且言無論政治實業。專營則精。兼鶩則廢。公韙其議。嗣爾巽總督湖廣。復折簡相招。先至鄭州省親。南下至漢陽。維格邀寓鐵廠。導觀新式鍊鋼鑪。討論相得。戊申。爾巽任四川總督。因奏請開復奉天財政局被參各員。調往任使。公亦同奉開復原銜。調往差遣之命。以道遠辭。派爲駐滬四川轉運局總辦。六月。

弟景萊嬰心疾。公偕赴汴。舟行。忽自沈於江。初景萊欲留學外國。不果。肄業震旦學院。以憤傳教士專橫退學。偕友創設復旦學校及神州日報。而絀於資。公解囊濟其急。然虧負甚鉅。卒不振。所遇多怫逆。沉憂孤憤。遂覲此變。公痛之甚。辛亥二月。奉旨調部。署造幣廠監督。就職天津。未幾。廷諭以三品京堂候補。實授大清銀行正監督。九月。武昌首義。赴汴侍親。壬子五月。漢冶萍公司股東會舉維格與公爲經理。又推公與袁思亮楊廷棟爲代表。往見袁世凱。乞借公帑。俾恢復化鐵鍊鋼鑪。當停工之始。有斥言維格辦理不善者。公與之交久。知其困心衡慮。成就匪易。撰文述漢冶萍產生之歷史。刊諸上海時事新報。浮議始息。既入京。復重印爲小冊。徧貽朝士。於是借得元年八釐公債二百萬元。開鑪復工。未及一年。公以維格受股東會掊擊。同時辭職。甲寅夏。浙江商辦鐵路公司股東會允受交通部所訂合約。推公爲浙路股款清算處主任。部中初尙按期撥款。既則非索不得。公往來南北。遷延二十

有七年。極盡艱阻。始爭得滬杭甬續借款項。清算事乃告畢。按合約規定。逾限不取之款。撥充浙省公益基金。爰成立浙江私人捐助公益基金董事會。推公爲當然董事。陳漢第爲董事長。成浙路股款清算始末一卷。乙卯秋。浙江興業銀行股東會決議。改上海分行爲總行。董事會設立總辦事處。管理總分支行事務。公被選爲辦事董事。繼推爲董事長。一切規程。先後實行。制度大定。抗日軍興。各銀行總行撤退後方。公時悼亡。養疴莫干山。繞道至漢口。躬事籌備。各地存戶有避難至者。資斧不給。皆有以濟之。自膺董事迄於終身。其間連任董事長者達三十年。調劑金融。流通農產。輔助工商。推廣營業。信譽日隆。壬戌夏。作舟公因病掛冠。公迎養來滬。徐太夫人回杭。十二月。作舟公患中風。危急之際。突接太夫人同病之報。倉黃馳歸。不治棄養。返視椿庭。幸已向愈。定省晨昏。恆有以娛老人。又六年。遭大故。哀慟至甚。辛未。中興煤礦公司選公爲常務董事。後改選爲董事長。公於該公司淵源有自。初

識蓮芬時。鍾琪官山東商務局亦董事。公以館甥居貳室。常參與擘畫。籌議借款。拘於膠澳條約。公司應與德商合股。久未能集。遂收歸華商自辦。其後聘礦師掘井。用機器開採。規模日以恢曠。公司築有臺棗運煤鐵路。及津浦路。成復請接臨棗支線。水陸四達。產運更暢。中遇公司經濟艱窘。公力爲斡旋。以紓其困。迨倭侵華北。佔奪總礦。謀攫取法律地位。日本軍部派員踵門請謁。公堅拒不納。設總辦事處於上海。與政府維繫。綢繆周至。卒克保此六十年來所經營之實業。己卯倭寇肆虐。公感於江浙文物。摧毀之烈。謀有以保存之。約張元濟陳陶遺創設私立圖書館。首出所藏爲倡。名曰合衆。或勸以葉氏爲名者。公謂圖書館當公諸社會。將賴衆力以垂久遠。不宜視爲一家之物。不許籌備二年。乃建新館。旁有隙地。公與館立約。租賃期二十五年。卜築一椽。通以一門。昕夕往來。指示規畫。不辭煩瑣。朋輩響應。捐書日衆。公嘗曰。昔日我爲主而書爲客。今書爲館所有。地亦館所有。我租館地。而閱館

書書爲主而我爲客。無異寄生於書。遂自號書寄生。公舊所藏書多屬常本。當丁戊間。吳昌綬斥明刊舊鈔四十種。爲嫁女之資。公實受之。是爲蒐羅善本之始。嗣後年有所置。尤篤好稿本校本。以先賢精神所寄。不忍視其流散也。鑒別前人墨跡最精審。每見異本。手自校勘。工飭不苟。展覽所及。輒加題識。或提擷英華。或評議體例。或者訂版本。或敘述往事。皆足以津逮後學。公素好鍛鍊之術。故氣體轉強。人皆以爲大耄可期。今年三月中旬。偶患感冒。寢至肺炎。腎炎及心臟擴大。竟不起。時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卽陰曆己丑四月初一日。距生於清同治十三年甲戌七月十八日。享年七十有六。配夏循巽。繼朱昶。繼徐聯璧。嗣子二。長維。景莘出。兼祧景萊後。次綱。從弟景荀出。葬上海虹橋萬國公墓。所著詩文題識札記等。將編爲卷盒書跋及賸稿。公器識閎偉。學用並茂。身受維新運動之薰陶。痛憤內憂外患之洊至。一佐遼幕。未展驥才。退而從事商業。圖障利權於外溢。晚值倭寇。息影滬濱。網

羅文獻平生眷懷國事。渴待清明之治。何意天不假年。曾無匝月。竟不及目覩解放。哀哉。廷龍追隨左右者十年。朝夕相親。沃聞緒論。用述大概。以告來者。一九四九年七月。後學顧廷龍。

卷盦札記

杭州 葉景葵 揆初

癸卯同年劉翰臣命其子來訪。攜示大德刊說苑殘頁。天聖明道本文選殘頁。元刊通典殘頁。前有元朝公牘作副頁。又有元國子監圖記。均佳。劉氏食舊德慶藏書頗富。今已散佚。

本行辦事員劉延昱字耀廷。爲寶應劉楚楨先生之玄孫。藏有楚楨尺牘及詩稿一冊。又有叔俛先生所收師友尺牘一冊。內有陳蘭甫尺牘一通。錄如下。

十二月三日。澧頓首叔俛先生閣下。桂子白交到。手示得悉。起居多福。承詢賤體。近日氣虛欬嗽。此衰老而實非病。深蒙關注。感謝之至。稱謂過謙。尤不敢當。來示云。汪君仲伊。張君獻山。皆傾倒於拙著聲律通考。何期並世得遇賞音。弟先世本江南人。惟以衰老不能回鄉。與閣下及

諸儒相見爲憾耳。拙著東塾類稿。近年不刷印者。中年以前治經。每有疑義則考之。其後幡然而改。以爲考之不可勝考。乃尋求微言大義。及經學源流正變得失所在。而後考之論之。著爲學思錄一書。今改名曰東塾讀書記。此書自經學之外。及於九流諸子。兩漢以後學術。至宋以後有宋元明學案則略之。惟詳於朱子之學。大意在不分漢宋門戶。其人之晦者。則表章之。如宋末王萬可謂真儒。明萬曆中將樂縣令傅宗皋創五經書院。立五經師。明中葉乃有此人。其時國子監刻十三經注疏。其序乃粵人林承芳所作。已開本朝經學風氣。如此類者。亟宜表章。承詢此書體例。故略言之。其說論語穀梁數條呈教。甚自慚其寡陋也。尊著論語疏。明歲刻竣。乞賜讀。承命爲序。此過愛之盛意。所不敢辭。惟著書必須自序。乃能深透。他人不能及也。來示云。刻諸史。至南北朝而止。接刻通典。然則唐以後諸史不刻歟。通典。粵東已刻成。今刻續通典。

皇朝通典明春可畢。近日常刻通志堂經解及四庫總目。內唐以前甲部諸書不能精工。然弟亦不求其精工。恐致曠日持久。年老急欲見其成。且宋板書今人寶貴者亦不盡精工也。陳君卓人弟舊交也。其書已刻甚慰。柳君賓叔。汪君棣邨皆安健。尤欣慰之甚。餘不多述。草此奉覆。並請道安。禮再拜。

奉贈侯孝廉穀梁禮證一冊。孝廉博極羣書。尤長於三禮左傳。年四十而卒。此其未成之書。坊賈所刻。今南海伍氏刻入嶺南遺書矣。

拔可介紹諸貞壯燼餘書三種。擬山園選集。李越縵文稿詩稿十二冊。明支

那本景德傳燈錄。

有牧齋跋不可靠。

留擬山園選集一種。

楚楨冊內有名刺二。楚楨有題字。

楚楨別字念樓。

孫仁鼎

字小蘭。仁和人。以廩貢官訓導。與予同客皖幕。有詩集。

殷杓

字斗南。號古農。甘泉廩生。與予善。

王棻友批守山閣叢書初刻。係外舅朱蛻翁舊藏。文祿寄來。

耀廷又送楚楨師友手札一冊。內有胡文忠札錄如下。

楚楨老友同年閣下。得書感承。注念並悉。所苦全痊。尤爲欣慰。閣下爲今之儒者。而困於此地。命也何如。然吾人自有安身立命之所。正未可以境動心。若能了除俗累。仍是青氈舊業。無得亦無失也。署中幕友家人。固不可逆詐而使之疑。亦不可疏節闊目一概處以大度也。人心不古。日甚一日。而官場之弊尤深。竟有情理所不可測度者。閣下能推誠而未能先覺。毋乃體多而用少乎。如所聞周姓者是也。總之此時惟求早到元氏一日。即可稍稍盡心民事。精力專注乎此。數年後了卻公累。即便脫然歸去可也。吳縣華陽處。再四面懇而苦於保定之來文甚遲。聞月內可以題奏。即便催令赴任。以便交卸。兩師相業經面允。靜以俟之可耳。此時爲閣下計。只求平安無過。即是。大幸。稍稍賠累。乃命之窮。

非問心之有過差。亦可隨分處之。緊要關鍵。卻以保身定心爲第一大。事。尙乞納此。邇言。不勝至願。弟事陝中。八月可奏。需次於此。亦少味矣。燈下草草奉復。卽頌節禧。弟胡林翼頓首。八月十三日。

又有年愚弟汪廷儒一札。摘要錄之。

吾郡之入文苑儒林傳者。抄呈台覽。至循吏諸傳。皆未撰。緣館中君子。藉以爲升途。全不講公事。惟何子貞同年。前此署提調。曾議及補傳事。以此獲咎於首揆。旋卽撤任。吁難言之矣。穆堂所注博物志。聞存稿於黃又園比部家。昨得比部來書。述及此書。已落他人手。所謂他人。亦不知何人。聞陳春海先生向有尙友錄一書稿。歸孟慈太守處。至今未刻。又有汪孟慈一札。錄如下。

楚楨先生足下。昨寄寸楫。諒已遞到。茲惟起居嘉福。文字平安。上年農部案發。喜孫以不合時宜。轉得置身事外。倉場獄起。通州官吏凡隸在

倉場衙門者。欽使俱一一推問。坐糧廳以下至委員。並廁名案內。喜孫與就逮之吏同寓清涼庵。亦以平日不合時宜。並得置身事外。回念少小以來。所歷之境。鹽務戶部倉場。皆腥羶之地。清夜捫心。白水旌信。雖鷹鱗魚鰲。狼噬虎吞。日肆干戈。身罹羅網。竟不得納諸溝壑。誣以贓污。究是義命自安。天日可鑑。此身易辱。此志難移。金石能銷。江河不廢者也。見在移居東便門外大通橋側。清波到門。紅塵隔世。茫茫人海。別置一甌。亦是奇境。將來過大通橋者。見有古槐數株。支離水際。是汪監督奉母所居也。用松相國馭蒙古回部之法。以馭花戶。威信並立。與皂隸鋪軍小甲小馬看白諸吏相見。恤其寒燠飢餓。或推食投醪。先得其心。使之懷德。而後畏威。有盜米及酗酒者。立杖之。每開門。必日未出時。使力役數百人。不致枵腹久候。人皆知感。門既洞開。令諸吏執鞭排立。而後令服役運車之人。魚貫而入。有不受法令。雖黃帶紫衣。具頂戴。滋生

事端者。執法不貸。於八旂之兵米。百官之俸米。五城之振米。必抽查掣斛。至御用之白麥。內院之粟豆。內廷之老米。札到五日。卽交他倉。或因以被議。喜孫尙無隕越。監督雖不甚愛惜之官。然喜孫所監儲濟倉積穀至七十萬。三年之蓄。足敵七省全漕三之一。何敢怠厥職哉。向來花戶所以貪贓犯法。毀身破家者。只是重利耳。其重利之心。過於性命。喜孫不分其利。彼亦未嘗不知感。雖難革心。面亦幾于革矣。向來宗室所以勒索控告者。打倉搶米者。只爲不畏監督耳。其視監督等于花戶。喜孫不狎花戶。彼亦何嘗不知畏。雖難齊刑政。亦庶乎可導矣。喜孫初蒞官。卽誓諸倉神廟。不爲賂吏。並諭諸花戶。倘子弟有所求。必麗諸法。又嘗敬誦列祖聖訓。宗室有不衣四品冠帶。到倉滋事者。以齊民論治罪。宣播于外。咸所聞知。由是三月來。無宗室到倉。得以安居無事。隸卒之事監督。亦幾如蒙古回部之於松相國。奔走偕來。一隅之地。四至趨風。

洵樂事也。回思卅年以前。計偕入都。受學於高郵王氏。考訂金石文字。談宋元以來文獻之見。諸說部詩文集。有若覃溪閣學觀書于茶華吟舫。校字于玉牒會典館。獲交郝戶部。服其勤學講學。劉禮部嘆其墨守。又有與禮部同居之魏舍人源。治三家詩。歐陽夏侯尙書。禮部隣居龔舍人自珍。爲段先生外甥。舍人同居王護齡北堂。博學好古。長於校經。又有舍人丁卯橋泰。錢澗生。協和。並博通羣經。居與禮部不二五家。錢舍人對門有吳太守鼎臣。其子贇。並治段氏學。與高郵論訓詁聲音最相得。太守之隣。有陳東之潮。小學致精。惜郝劉丁錢吳相繼殂謝。魏忽從戎。龔狂肆不治經。王作校官。吳老貧病交集。陳奉諱歸。講學之友。掃地盡矣。哀哉。喜孫頓首。

閱師二宗齋讀易劄記。漢陽關季華棠著。未刊。因查師二宗緣起。叔通贈漢陽關先生遺集一冊。並讀之。文詩詞均清邁拔俗。

閱乙盦校光緒覆趙本陳後山集所引有明本。有何校蔣校。惜未跋。乙盦自校文集及談叢均精細。詩集無校。當另有讀本。

又閱叔俛師友尺牘一冊。

楊惺吾札

論語正義擇之精而語之詳。遠出皇邢二疏之上。敬習此經有所得。雜記爲若干條。共四卷。前年刻成一卷。其中武斷疏陋之處。近亦頗自省。故未印行。比讀尊疏。則所自信數條。已爲牙慧。然則拙著真可燒也。

朱衍緒札

似係朱道然之子。蕭山人。梅翁當爲汪梅村。

肇域志二十冊。已呈節相。交梅翁總校。此書計缺四省。古人心血所撰。不能因其未成之本而置之也。保護此稿。全仗足下。

又

肇域志校成。可否代家嚴撰定一序。敝處係藏稿之家。蔣寅昉首先謄

稿其功亦不可沒。一并敘入。請與梅翁商之。

燈下閱顧樊桐批本南雷文約。校改處据原刻。梨洲文多疵累。指摘甚備。

閱雲海集。係王濱麓灼手寫詩稿。各友批評。亦濱麓寫。惟吳定殿麟汪綱爲

親筆。王詩熟於漢魏六朝之作。故氣息樸茂。五律尤佳。

閱梅勿庵績學堂詩文鈔。向姚石子借來。

王欣夫大隆來商排印曹君直遺集事。知胡綏之文稿有一部分已入其手。

抱經堂送閱紹興季本詩說解頤。計總論二卷。正釋三十卷。字義八卷。共四

十卷。嘉靖胡宗憲刊本。白棉紙。首尾完善。

復閱績學堂詩文集。以卷二序類七篇爲最精。自道甘苦所得。無意爲文。而

波瀾壯闊。聲情樸茂。廁之清初諸大文家。亦頗難軒輊。詩簡淡平易。所謂

學人之詩。無詩人習氣者。勿庵生前頗思刊刻所著。但所學至爲繁賾。

定稿頗難。雖經李安卿孝廉代刊數種。不盡如願也。又與安卿書云。藩

台風雅好古。知八閩爲文獻之邦。欲多鈔載籍。搜羅校正。謬以屬某。尊笥奇書。或令親藏本。或原無刻本。與雖刻而板亡者。統望借鈔。有某專司。決不至於汗損。誠使古人奇書。得有副墨。以廣流通。固吾黨所樂爲也。云云。此言誠搔著癢處。又沈公厚傳云。公厚名埏。耕巖徵君第五子。時愚山施侍讀。晴巖吳處士。倡刻徵君姑山集。公湛與公厚後。先任讐校。一日梓人見公厚暑寢。不解衣。驚問之。答曰。吾先人集在此。吾敢露體偃息乎。乙酉七月。患肺疾。遂不起。永訣時。惟諄諄命其二子曰。姑山集中。有某譌字。記改正之。阮司空爾詢。哭以詩曰。一息未嘗忘死父。百年自署是遺民。蓋紀實也。此段應記入姑山遺集之副頁。

潘景鄭藏明通鑑殘抄本

原第十五册
至廿五册

十一册。自正統二年。至天順三年止。景

鄭與太炎。均定爲萬季野著。借來披閱。係汪堯峯藏本。册面題字及硃校。堯峯所書。爲清初抄本無疑。臣曰。空格避諱。虜酋等字不避。

閱明通鑑兩冊。以實錄爲本。采及稗史者。必詳細說明原委。徵引宏富。剪裁有法。良史也。如載正統二年張后御殿譴責王振事。卽其例。又凡野史之謬誤者。必辨正之。如論馬愉曹鼎正統五年入閣事。卽其例。闕野史建文出亡諸謬說。尤爲曲折詳盡。

閱殘明通鑑十一冊。畢紀事以實錄爲本。遇實錄之不可從者。辨正之。如載太監李永昌諫阻遷都。謂係成化初修史時。其嗣子泰預纂修。有溢美之詞。又郭登守城出見英宗。非事實。謂係史官粉飾之詞。卽其例。又實錄之前後兩歧者。修正之。如景泰實錄不載盧忠告變事。采天順實錄及諸書訂正之。卽其例。其他論斷通達政體。燭見治亂之原。分晰君子小人消長之故。在有明之季。熟讀實錄。及一朝野史。能以公平嚴正之筆。表而出之者。舍季野莫屬。太炎之說是也。

閱切問齋集。朗齋爲馮孟亭之門人。

閱曹叔彥孝經鄭注箋釋辭繁不殺求達反晦學庸通義亦然。

北平圖書館贈圖書季刊新第二卷第四期內載伏跗室題跋有古越藏書樓書目爲馮夢蘓先生一梅手編捐書建樓者爲會稽徐樹蘭延馮先生爲監督總董其事馮先生爲先父之受業師與先父爲丙子鄉試同年在浙江書局司分校有年余童時尙得謁見慈溪績學士也余前購得呂氏春秋維揚資政堂刊本有先生校筆。

向吳進思借得補松廬文稿七冊含嘉室文存四冊補松稿爲吳子修先生慶坻所著含嘉稿爲其子綱齋士鑑所著皆初稿未經編定者子修先生爲余表母舅又爲啓蒙之師綱齋爲余表兄長六歲。

閱補松稿竟修老敦品立名篤於風氣故其文於婉約中有悱惻纏綿之美於哀祭傳誌尤長光宣間吾杭文學家當以補松老人爲最祭陳杏孫年丈文徐氏兩世遺詩序皆至情至性之文徐氏吾外家也杏丈曾編

定葦年譜。疑是句山後人。嗣閱孫仲璣日記。言杏孫案頭有句山遺象。則吾說當有據。含嘉長於考訂之作。方板而少變化。文存編於丁卯。正六十初度之年也。

閱汪繼培手稿潛夫論箋。密行細字。塗乙甚多。眉端有王晚聞父子按語。經汪校定。與刻本對讀。或從或不從。箋中亦有刻與稿不同之處。蓋初稿也。閱胡綏之玉籍鄒奩文稿三冊。精於四當。鬯於箋經。博極羣書。語有斷制。非但以著述爲長者。此老真不凡才也。尙有二冊未訂成。在欣夫手。鄒奩稿中卓卓可傳者。如德宗升祔大禮議及說帖。趙岐准從祀說帖。劉因准從祀說帖。魏源元史新編識語。三國志集解序。均能讀破萬卷。擇精語詳。近代無此作手。惜其專著如說苑新序注之類。尙未發見。辨鄭注明堂位。天子謂周公之謬一篇。作于禮學館。計其時當爲攝政王而發。丁未年所草蘇杭甬鐵路廢約兩摺。不知爲何人代作。其事之是非曲直當另議。而

文筆雄健無倫。固是傑作。

閱教經堂詩集十四卷。武進徐書受尙之著。與洪稚存孫淵如黃仲則齊名。爲毘陵七子之一。又在河南作縣令。與趙希璜渭川王復秋塍齊名。詩格律工穩。毫無依傍。隨園評其少弦外之音。洵然。

閱朱昌祚撫浙疏草五卷。撫浙檄草一卷。撫浙移牘一卷。康熙刊本。在順治末年。至康熙三年間。撫輯災黎。勤求民隱。可與李文襄奏議並稱。自稱七歲從龍。十年府署。蓋自幼投軍。編入旗籍者。

閱露香書屋詩集。張簡松之父所作。均翰林應制體裁。品格不高。以其爲鄉人之詩。故留之。

閱吳詩集覽。梅村詩除去應酬牽率之作。其餘敘事讀史諸篇。悲壯激越。開闔變化。允爲清初第一家。余少時卽右梅村而左漁洋。至今尙未能捐去成見。注內墨釘。當因避諱。未知初刻如何。譬若畫人物。抉去眼珠。毫無神

氣矣。

閱遂初堂集。以初印本與重修本對讀。初印本係前歲購宿遷王氏所藏。有與石濂和尚書二篇。後來所刊落也。起潛見一書。名惜蛾草。內皆石濂答次耕書。爲揚賈攫去。不知歸於何人。惜未抄存。可謂異書矣。

枕上占二律。贈伯綱。因聞其徵求圖詠。作七十生日也。此二律却可存。以有真意也。古人詩凡有真意者。雖壽詩亦可存。凡無真意者。雖讀史亦不可存。余之論詩如此而已。不知與古人有當否。

閱遂初堂集。初印本有與石濂書兩通。四十卷本刪去。而與粵東當事書。與藥亭書。與霖和尚書。均係詆毀石濂。却未刪去。因與石濂書。牽涉清世祖之語甚多。重修者懼羅法網。故去之耳。稼堂不佞佛。但方外之友甚多。故書序之關涉佛教者。原係隨類編次。不加別異。重修者一律退入別集。其見甚陋。原本確係稼堂自定。故次序井然。重修本雖有增多之篇。皆

無關宏旨。詩集編次重修本增多之篇。恐係原本所刪汰者。惟海岱草重修本少四十餘首。不知何故。惜所得初印本正缺此卷。無從探索矣。稼堂文不立間架。不尙虛僞。抒意中所欲言。如分而止。不蔓不支。其識見亦卓爾不羣。無明末清初頭巾氣。所得師友之薰陶。自非尋常可比。詩亦曲折周到。不尙摹擬。純以行文之法行之。如贈閻古古一百五十韻。正與古文無異。七律中如塞外金陵諸作亦然。

起潛選購豐華堂餘籍一批。有盧抱經校傅子。譚復堂校詞學叢書本詞源。塘栖勞氏校方鳳存雅堂遺稿。並有浙江人詩集文集六十餘種。內有稿本抄本。罕見本。百足之蟲。屢經鬻讓。尙多零縑斷璧。在今日已難得矣。

燈下再閱存雅堂遺藁。係四庫改定之名。此爲順治甲午原刊十三卷本。名方韶卿遺藁。卷中除勞氏昆仲墨校外。又有鮑淥飲朱校。並有學林堂印。爲高宰平先生舊藏。更當刮目相待。宰平先生爲東城山長。余月課屢列。

前茅所得膏獎。爲生平購書之發軔。豈可忘之。卽書一跋於卷首。卷首瘦居士朱文印。疑卽淥飲別號。俟查。中縫題方韶卿遺稿。第一行題馮秋水先生評定存雅堂遺稿。然則四庫仍原名。不過改爲五卷耳。

新得擬山園選集。僅詩四十六卷。惜無文集。擬山詩。道源漢魏。力求新穎。有佳句。無佳篇。五律最多。有千篇一律之病。意境不足故也。

豐華書。有乾隆刻國朝浙人詩存十二卷。錢唐柴杰編注。專取五七律。七律詩有王穉登。注云。字百穀。錢塘人。康熙癸丑進士。奇極。張卿子遂辰詩亦列入。不知何據。

檢得宣統元年己酉六月初上父母稟三十五頁。報告二弟病狀死狀。復閱一過。不覺慘然。手裝成冊。并加跋語。名曰鴿痛記。

鴿痛記跋

光緒壬寅春。余奉母回杭。同行者胞妹景蓉。將遣嫁於杭州高氏。胞弟景

萊仲裕。景莘叔衡。姑表弟嚴江鷗。客嚴瀧龍隱。此四人者。於戊戌後在太康縣署。請一西文算學教習。庚子義和團起義。教習懼禍回閩。無師可教。余慮其廢學。擬同時遣至日本求學。預計四人學費。不過二千金左右。時家君在太康已二年餘。景況稍裕。似學費尙可騰挪。余婦銘延亦侍母同行。因嫁事非伊不克襄助也。於是。一家買舟。自亳州沿運河南行。每夕停泊。則兄弟五人上岸小吃。或沽魚肉。到船聚餐。其樂未央。約行二十餘日。抵杭州。行李未定。卽得電。知家君調升汝州直隸州知州。相顧失色。汝州乃著名瘠缺。積累之軀。稍得休息。又入陷阱。家君續來書言。此係受人暗算。明升暗降。大不得了。四人學費萬難供給。命重行核議。兄弟會商。卽令叔衡龍隱赴日本。仲裕鷗客從緩。余再三忖度。家中負累太重。時勢變幻可慮。決計自身須早尋出路。以分家君之擔負。適趙尙書升署晉撫。來電相召。慨然允之。於是。有山西之行。而仲裕鷗客留於杭州。鷗客又先回河

南仲裕乃孑然獨居杭州矣。是年胞妹出嫁。新壻高采樅。維簾卽在浙闈

中式舉人。合家大懽。乃留余母度歲。於次年春挈新壻伉儷同至河南。應癸卯補行辛丑壬寅會試。仲裕乃侍母同行。余於癸卯會試後。又奉調湖南。其時叔衡龍隱到日本後。因語言不習。與教授齟齬。憤而回國。改入北洋大學肄業。鷗客則閒居無事。余招至長沙。介紹一印刷小事。仲裕獨留署中。侍親讀書。余又離湖南。隨趙尙書赴京。鷗客亦入北洋大學肄業。荏苒年餘。余由京至湖北。正到省謁張文襄。將派文案。而趙尙書度遼之命下。余遂有關外之行。仲裕獨居無聊。乃發憤襪被赴上海。入震旦學院肄業。未一年。卽受學生風潮。與同志數人創設復旦學校於吳淞。又一年與同志數人創辦神州日報社。大抵皆復旦學生主持最力者。于右任汪漱塵。各任招股之事。仲裕性敦篤。肯負責任。館中事務。以一身攬之。早作夜思。不辭勞瘁。股分不足。于汪雖有招徠。但到館卽罄。仲裕以一身獨任其

難。四出奔馳。艱窘萬狀。余在關外。雖尺素常通。但未能深悉其底蘊也。至光緒丁未。余自關外歸。見余弟囚首垢面。幾無寸晷之暇。詳詢顛末。始知報館已如無底之坑。萬難補漏。雖出己囊。略周其急。并派人駐館。閱覽流水。知余弟萬不能維持到底。曾婉勸設法讓渡於人。仲裕有難色。又因循數月。形勢日岌。忽與商務印書館經理夏粹芳閒談。渠有意當此難局。介紹與仲裕談條件。彼此參差。經余竭力撮合。由粹芳出資承辦。仲裕不願去實際。而仍擁虛名。決計退出。於是神州之厄以解。所苦者。仲裕無事可爲。熱誠盈涌。萬難寂寞寡懽。適杭州安定學校缺人。聘仲裕爲監督。於是仲裕回鄉任事矣。其時諸鄉老如陳丈藍洲先生等禮賢如渴。見仲裕樸誠勞苦。實心任事。待以殊禮。同鄉諸公。委以主持全浙公報。又令參預諮議局複選事宜。其時浙撫增子固。浙藩顏小夏。均器重之。又委以濬湖局之事。一時譽望兼隆。仲裕亦不辭勞苦。爲故鄉服務。不料安定學生屢有

風潮。諮議局復選頗受刺激。公報之事亦不順手。盤旋鬱結。新舊交攻。而病作矣。病初起時。經湖州人朱毅臣診治。卽斷爲腦神經受病。無藥可治。非卸事靜養不可。乃與鄉老熟商。交卸全浙公報事。安定仍留虛名。而另延一人暫代。諮議局初選議員未當選。複選則票數足額。當選爲議員。滬湖局暫時不辭。又經毅臣百計調治。居然痊可。遂伴同回滬。此函則回滬以後之變局也。前後三十餘紙。至今閱之。酸楚萬狀。余所悔者。當神州盤頂之後。叔衡在英留學。曾有函勸余資送仲裕出洋留學。變其環境。逮叔衡書到。已受安定之聘。余初未想到。繼又因循。未采叔衡之議。以致鑄此大錯。余兄弟中以仲裕爲敦厚。平時訥訥。而任事血誠。侍人和藹。起居飲食。堅苦節儉。而遇貧交後進。則揮斥施與。毫無吝色。惜乎生不逢時。環境逼迫。竟未能發揮光大。爲家之光。徒令費志殞身。與屈平爲伍。是一家之不幸。而亦家督之罪也。辛巳二月既望。揆初記。

檢得地學問答刪改本。此在開封重印之原稿。出自杭州白話報。原著者孫江東。亦裝成冊。並將江東小史書於冊首。

黃溯初搜集温州一郡鄉賢著作。用力數十年。多人間未見之本。玉海孫氏。蔘綏黃氏所藏。亦爲彼所吸收。前日聞友人言。尙未散失。正擬函詢問之。寄廬知通易事急時。其弟移存天通庵左近。戰事起後。該地已成灰燼。人間異籍。亦隨之而去。惋歎累日。否則溯初夙以公諸社會爲職志。必能與我合作也。

謝光甫君搜羅書籍亦三十年。所收以清人集部及參考書爲最多。亦有宋本及精鈔本多種。前年去世。其嗣子擬自辦圖書館。曾以草目送來一閱。事又一年。寂寂無頌聲作。聞其子均有志趣。而於此事終恐隔闕。束之高閣。徒飽蟬魚。竟無從越俎也。

閱豐川續稿。王心敬著。乾隆刊本。四庫入存目。

缺首冊一
二兩卷

遂翔示余汪槐塘沅讀書日札傳抄本起潛云非全璧。

喬景熹來見兩漢金石記原刻本龔孝拱校皆照原石本詳對雖批校不多而極爲精確書法亦雅健無倫佳書也。

顧保障自莫干來帶來余補校劉泖生校本南史三册此書在抑卮山居閣置四年賴鄭君性白之力爲余覓得又仗保障親自送來深爲可感卽書一跋送館與全書歡聚。

閱守山閣叢書某友校語最多者脈經能改齋漫錄潁川語古今姓氏書辯證又難經集注有韓君曉峯校語精審不苟此人必深於醫學惜未知其歷史某友閱此書時年已七十尙無頽唐之筆間摹鐘鼎文甚精妙。

朱遂翔以抱經堂藏書圖屬題

近字慎初

余往來里門於上下車站時必至抱經堂與慎初晤談示以未見書甚多。鼯鼠飲河所收有限慎初勤能和易精力過人售書者樂與之商求書者

亦踵相接。粵東莫氏收慎初郵寄之書。凡庫中所無。概不拒絕。吾鄉王氏。搜羅方志。名聞海宇。大半經慎初手。其爲人信任如此。近來薄有蓄積。感斯業之不易競爭。其意似已鄙夷鬻書而傾向藏書。誠爲空谷足音。聞之可喜。夫鬻書與藏書皆有功於書者也。吾以爲鬻之功。或高於藏。山巖壤壁之珍本。苟無人輾轉販賣。焉能爲世人所共賞。故蠲叟箴慎初勿徇藏之虛名。而失鬻之實利。實利云者。自利而兼利人之謂也。余望慎初鬻與藏並進。待羽毛豐滿。則爲利人之藏書。勿爲自利之藏書。古今藏書家。或供怡悅。或勤纂述。或貽孫子。終不免有自利之見存。若爲利人之藏書。則整理研究傳鈔刊印。事事與自利相反。其功更溥。其傳更久。此卽先哲所云。獨樂不如衆樂。慎初其有意乎。

檢得安陽縣葉公渠碑記。及先君稟報渠工原稿。此光緒廿二年事。先君正四十一歲。修挖青龍河。及大小青龍渠。捐廉施工。頌聲蔚起。渠成名曰葉

公渠。當時竣工。稟復起草時。余正侍坐。親見躊躇滿志之狀。今已四十六年矣。昔時公牘稿。止存此件。因將碑記及後附歲修章程錄出。擬裝裱成冊。以作紀念。

聞森玉言。蘇州某估有趙文俶畫本草圖二千餘頁。均著色。尤物也。博山言。澄中所得許博明書。有天一閣影鈔北宋本隸釋。聞之神往。

閱緯略脉經。均王校守山閣本。守山脉經。校刻出顧尙之手。極精。王校雖寥寥數條。可補其闕。

閱吳恣齋與陳簠齋尺牘。北平圖書館所贈。

閱恣齋尺牘。由鐘鼎摹印古匊。探討篆籀之學。以簠齋恣齋二人爲最精。惜皆早逝。未及見殷墟甲骨之發現。恣齋於攷古外。又喜研求武器製作。以文士談兵。爲合肥所汲引。遂參戎事。諒山之役。奉命赴粵幫辦。會事定。遂留津沽。與淮軍關係愈深。因而有出關之役。一蹶不振。身敗名裂。嚮使安

於文弱專研文史。豈非光緒朝首出之儒林丈人耶。

閱袁爽秋先生日記。黃鮮盒舊藏。楊志林紹廉手錄。以贈翰怡。囑刊入叢書。

者。庚子五月廿八起。六月廿二止。

閱補松廬文。知吳仲雲先生有督滇奏稿。及撫陝撫滇奏稿。又有酒志殘稿。不知尚存杭寓否。諫齋來信。頗願以所遺書籍歸館保存。不知其姪輩能同意否。此事與家族問題及遺產觀念頗衝突也。

葉估送閱聽鐘山房集二十卷。嘉善謝金圃侍郎補著。其子恭銘編校稿本。本名安雅堂集。後改今名。徧查各目。未著錄。何以當時無刻本。抑刻而失傳歟。閱目次。以應制之作爲多。惟同時交游多耆碩。卽往來贈答之作。亦有關掌故也。

仲恕來談。以諤士先生手校湖北局刻意林贈館保存。叔通亦有一副本。先已送館。

閱聽鐘山房集詩敍事清真用典雅切薄於竹垞而近於覃溪亦翰苑中之錚錚者

葉估又送閱拜環堂奏疏抄本二卷會稽陶崇道路叔著仲男澧敬較重梓

錄其目如下

卷上

入垣第一疏

時在戶垣天啓四年此疏為逆璫所忌降三級

直陳時事疏

以下皆崇禎二年

直糾薊撫欺誑疏

□□新款疏

糾詞臣温體仁疏

祖錢謙益故糾之

卷下

請設軍資勘合疏

賜環入都疏

時在兵垣崇禎元年

請建副總督疏

王象乾年八十四張宗衡有巡撫專司故請設副

汰兵足餉疏

申明恩詔疏

東江善後疏

不滿袁崇煥

進軍資勘合式樣疏

請申正逆案邊禁匿名三事疏

永寧捷後疏

守東直門第一疏

又第二疏

又第三疏

又第四疏

酌議註銷事宜疏

以下崇禎三年

糾靈璧侯湯國祚疏

糾大司馬梁廷棟疏

再糾梁本兵疏

奉旨舉知疏

此稿既云重梓則已有刻本。卷中遇清朝字均作□。則爲清代抄本可知。本藏吳興龐青城百匱樓。索值五百元。乃書估妄談。卷中毛扈及汲古閣印皆僞作。抄亦不舊。

孫仲璵

寶璵

勤學敦品。同時師友多直諒之士。日記甚詳。每年一冊。本擬分

類編作集。聞共有三十餘冊。在杭寓已散失。爲人所得。仲恕百計尋覓。在其家覓得八冊。計癸巳甲午一冊。名梧竹山房日記。戊戌辛丑壬寅癸卯

丙午丁未戊申各一冊。名忘山廬日記。擬公函顏駿人之夫人。提議歸合衆圖書館保存。因仲璵之子。頗不更事。顏夫人爲仲璵胞妹。或有力量。可以玉成此事。余到京應試時。與仲璵常往來。慕韓好應酬。支持門戶。仲璵則折節讀書。記誦淵博。深識古今學術源流。其日記纖悉必書。以毋自欺爲旨。同時交游。未有如之者也。

仲璵日記蠅頭細字。極廢目力。僅閱癸巳甲午一冊。戊戌一冊。博學慎思。持論平允。所作詩。雄渾蒼勁。頗多得意之作。

閱聽鐘山房集。按摩十術十首。從縹緲峯道士所傳祕訣。編成五言詩。分晰各穴道之名。極爲清切。無道書烟瘴氣。湖州筆二十六韻。印泥歌。徽州墨三十韻。詳述作法。曲折週到。腊瓜行。古意。饜子行。用典馴雅。均是佳作。五言古如紀夢。自誓篇。寄王東白觀察。亦佳。文集無傑出之作。逸周書序。荀子序。所用之材料。當有盧弓父所供給者。故色采不同。謝侍郎工於時文。

文詩尚不脫此習。其脉理清晰。以此其根柢不及竹垞與覃溪亦以此。讀聽鐘山房集按摩十術錄如下。

按摩十術 並序

先聖按摩經失傳於秦漢。然從素問靈樞諸篇俞穴熟後觀玩則知。按必勤。摩先重按。且按且摩。氣並流貫。十術仙訣。遠勝鍼傷灸爛。日日行之。三年有成。卻疾延算。智者觀其訣詞。思過半矣。

一術運元 右手按囟門。右旋三十六。左手按枕骨。左旋三十六。腹左右手互易摩如之。復摩日月角如之。

福庭人不死。直上修崑崙。崑崙即天柱穴。黃庭經子欲不死修崑崙。以其高入天。故又謂之天柱。在兩耳後。上連玉枕。通百會穴。即囟門也。針灸家以脚跟內踝

一穴為崑崙。不知內外踝為崑崙之根。此四骨。即所謂地軸也。崑崙實在頂上。相家以兩天柱並中央高骨謂之三台骨。天上三台星。亦曰天柱星。言其高也。崑崙亦高也。崑崙日月角。天

柱通天門。通天腦後穴名。玉枕完骨。亦二穴名。在腦後。下覆冒雙峯尊泥丸宮百會。頂穴名。

旋轉元氣存。

二術補腦 左右手各按左右腦門。左自左旋右。右自右旋左。同摩之。

五十五。

高高星宿海。精髓神庭滋。陰陽相摩盪。天一充天池。洞戶葆內景。聰明孕靈機。元樞養飛焱。堅固辟三尸。

三術拭目 兩手大指上節。各按左右眉稜陷處。摩之六十。復於兩眉首眉梢陷處。以大指頭側甲摩之。復仰摩上骨下陷處。俯摩下骨上陷處。復以上節下平處。各摩左右瞳子。及上圓轉三十六。復以右指自左順摩至右。左指自右順摩至左。同時各六十。當有液出。未出再摩。以出爲度。凡摩眼遍數須疾。行之久久。七十外燈下細書。

仙闕雙青瞳。光若飛電熾。攢竹絲竹空。眉首穴名攢竹。眉尾穴名絲竹空。纖翳不留眚。元珠

韞層層。承泣祛濁淚。久視得長生。澄照無昏寐。

四術駐顏 左右手掌。各按兩顴。順摩三十六。復自上下。自下上。上至

腦下至頤如之。

顴膠連頰車。

二穴相連。

眼耳鼻舌聚。玉色常充盈。津潤每貫注。羣陽會離南。

精華各分布。毛素顏如丹。久長靈景駐。

五術明堂。

明堂者。自心胃至臍上也。先以兩手一在上。一在下。按心

胃。左右迭摩之三十六。復按左右乳摩之。又左按右。右按左摩之。復

按兩脅大骨亦如之。又兩手按臍上下摩之。如心胃。又於臍左右摩

之。

膺窗俠鳩尾。

二穴名。

乳根氣戶。

二穴名。

連膏肓。

穴名。

通八膠。

八穴俱以膠為名。

關元守

丹田。

關元穴名。即丹田。

中極承其址。

中極丹田下穴。

奇經互結延。明堂四達門。默運紫宮

穴名。前。

六術扶呂。兩手掌分左右腰帶處各摩五十五。復於腰下臀上摩如

之。然後以左右大指食指頭各互按肩井肩髃前後摩之。然後兩手

互攀兩肩。以食指中指頭摩脊骨兩旁一二椎穴。然後以兩手握固。先從三四椎兩旁。以大指末節承腰呂摩之。全身挺力坐下。各指節承之。自三十六至五十六。以意消息。直至尾閭長強一穴。凡每椎之按。俱齧齒默數之。

大杼至長強。大杼項下第一穴。長強末脊尻骨穴。一氣神門戶。二十四脊椎。腰俞腎之府。季脅

眇腹連周環衛心主前後會陰陽。會陰會陽二穴名。經脈不可阻。

七術舒臂。伸兩手上擎。運動肩背骨脊。同時三十六。然後左右手互

抱肩。交運如之。然後互捻肘。互抱肩肘。盤拱運動如之。凡運時骨空

皆有聲。

曲池接曲澤。二穴在兩肘前後。肘膠達肩膠。二穴名。谿谷高低注。淵泉左右交。前後谿谷清冷。

淵大淵極。泉天泉各穴俱在肘臂。又有小海少海尺澤少澤陽谿合谷經渠四瀆中渚溫溜消灑等名。皆以水名。蓋兩手最忌濕淫。中之即不能屈伸。故有肩井穴。言受濕深如井也。肩井在其上。

寒濕引如澆。身臂指遞使。決瀆在三焦。

八術息踵。兩手分按左右膝。摩三十六。摩時卽互摩脚心。復摩兩臑。及內外踝。自上至下。各五十五。復兩手捧罌丸。力扳向上。兩脚跟力挺向下。脚背連指屈伸之。各三。乃箕張二膝。左右手輪摩腎囊下穀道前。又分摩囊兩旁腿胯各三十六。

三里三陰交。

膝下脛上二穴名

兩踝下泉湧。

足內外踝兩旁針家名下崑崙足心中一穴名湧泉

經筋上下廉督任

躄維總地軸無停樞。升降勿使壅。末疾可悉除。飛行出神勇。

九術啓牖。兩手各按兩耳。摩三十六。乃以食指揅之。用力一開一闔。

惶惶有聲。一闔一扣齒無聲。又以兩手掌揅兩耳。以食指中指彈之。

所謂鳴天鼓也。一彈一扣齒有聲。俱三十六。

聞根貴洞靈。闔闢清磬響。聽會多所聞。

二穴名

聽宮

亦耳穴名

珠光養。天鼓擊

翳風。穴名在耳廓思聰好存想。玄牝藏谷神。朋從杜來往。

十術漱泉。兩手分按兩頤。摩齒根三十六。乃以舌尖左右旋。亦各三

十六待津生。上下齒相扣無聲。又左右旋。又扣齒如之。分三五遍。咽之直下丹田。入大腸。

玉池上生肥。齒齒激無聲。赤龍攪不息。清泉輔車盈。屢漱沃丹田。命門輪元精。宛轉入傳導。活水佐陽明。

墉年弱冠時。東鄰有太湖朱山人。博雅好道。中年後。以家貧棄儒業。賈言其居洞庭山縹緲峯。有一道士。年九十餘。童顏捷步。嘗授山人按摩十段。山人受而錄之。而不能行。道士雲遊。不知所終。山人以所錄一冊示墉。不復還之。然亦以專心舉業。無暇習之。至七十之年。五官四支。無一不病。乃從故紙中檢得。依其術試之。一月而宿疾瘳。一年而元氣復。今行之四年矣。覺其大有還少功。因詳攷方書。作五言訣十章記之。山人嘗述道士言。行此或在子丑寅。或在午未。一日一遍已足。卽分二遍行之。亦可。惟此夕有男女事。則停之。然能絕慾。則效乃神速。不能絕者。

節之而已。月計亦有益。能絕慾者五十歲行之可踰百齡。六七十者亦定得期頤也。

葵按此種歌訣論外功者尙不背於養生原理。論內功者往往以道家言爲金科玉律。故神其說。誤人不淺。因內臟循環複雜。靈素之書亦未說明。至骨節經穴。則尙有形可按。無捕風捉影之弊。謝氏所作專以說明穴道爲主。敍次清晰。若能久久習之。定可卻病。但以爲不死之方。則誤矣。復閱按摩術。以自試之。未能全了解。因無圖。而文字或有不明白處。其大意則已心領。此術當卽電氣治療之理。必於衛生有益也。

王培孫七十生日。同學馮金爲刻所輯注南來堂詩集。余曾贈以三十元。分得書三部。集爲蒼雪大師著。卽梅村詩所稱蒼公。順治間歿。詩筆清勁。且有關於明清之際之文獻。傳本極稀。王氏此輯。頗有價值。非泛泛佞佛者比。

前購懼盈齋本舊唐書。皮置篋中。頃檢出。知爲杜文瀾校讀本。頗精細。紀年爲甲戌。當卽我生之初也。

讀朱子集。咸豐福州寫刻本。

王君重民貽所著巴黎敦煌殘卷敍錄第二輯。披閱一過。校勘之學。亦隨世界文明交通而進步。斷珠零璧。淪於西人之手。不過爲博物院添一門目。一經我國人研究。遂與古籍發明如許關係。則開掘時隨鋤鍤而烟飛灰滅者。又胡可勝道。聞王君言。巴黎人對於中國古籍終屬隔膜。保存之法。亦甚可笑。何時可以復歸我土。癡想而已。由此推之。日本學士大夫研究漢學之進步。深可驚歎矣。

閱紀文達公遺集。此係身後輯刻。故以不漏爲宗旨。頗蕪雜而不精。文達本不以文見長。生平之作。當以恭進四庫全書表文。烏魯木齊雜詩爲可傳。其文蹊逕平凡。無過人之處。

閱籜石齋詩集。由放翁入手。而上窺山谷。其至性刻摯處。頗兼後山之長。歸田以後之作。則生硬而兼晦澀矣。摹寫南中農事諸詩。極真切。題畫詩太多。出色者少。其詩派在浙人中爲特別。

閱全唐詩抄。元和吳成儀選。吳企晉之父。璜川書屋寫刊本。于晦若舊藏。向所未聞。共八十卷。補遺十六卷。詩句有一字沿訛。爲後人所忽略者。如王之渙涼州詞。黃河遠上白雲間。古今傳誦之句也。前見北平圖書館所藏明銅活字本。黃河作黃砂。恍然有悟。蓋本作沙。訛作河。草書形近之故。向誦此詩。卽疑黃河兩字。與下三句皆不貫串。此詩之佳處。不知何在。若作沙字。則第二句之萬仞山。便有意義。而第三四句句字皆有著落。第一二句寫出涼州荒寒蕭索之象。便爲第三句怨字著力。於是此詩全體靈活矣。以此推之。杜工部游龍門奉先寺詩。天闕象緯逼。朱鶴齡注引或作闕。諸家皆不之審。以宋本作闕也。不知此詩係工部少作。體格全摹六朝。第

二三聯均以上下句相對。三聯第二字應用動詞。則逼字方可解。以聲調論。此字亦必用平。不應用仄。以詩意論。闕然後知其逼。臥然後知其冷。極易解釋。若作闕字。以天闕與象緯兩個名詞直接。句法笨拙。不倫不類。全詩便無精采矣。吾以爲闕與闕亦草書形近而譌也。或謂黃河七絕。前人引用頗多。並無作黃沙者。安知前人書非經後人妄改。不足以難吾說也。復檢朱鶴齡杜詩注。謂蔡興宗正異作闕。楊用修主之。朱意闕指龍門。不以楊說爲然。並謂古體詩不必偶對。蓋主庚溪詩話之說。皆泥於龍門本有雙闕之號。但以詩論。八句中著此笨重而無意境之五字。實爲全詩之類。杜氏斷不如此。況游龍門奉先寺何必點明雙闕。詩意不過狀其高寒而已。下句寫寒。又何嘗點明地望耶。余說蓋與楊氏暗合。

由奉先寺望雙闕。並不覺其高。詩意蓋言月林之下。仰望星辰。但覺逼近耳。上言狀其高非是。知此則主張作闕者。更非矣。不特第五句與第四句相

應卽第六句之冷字亦與第二聯相應此詩律也。

閱朱子集墓誌傳狀數卷多可讀之文王梅溪集序云梅溪之文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吾卽以此八字評朱子之文自謂確當。

王欣夫來言曹君直遺書已排好四卷袖出辛巳叢編招股啓並附招胡綏之鄒廩遺書股分。

王晉卿送閱山陽阮學浩緩堂詩鈔稿本十五卷後有冒鶴亭跋詩並不工而同時往來耆宿均知名之士有關掌故且爲未刊之本擬收之又端臨文集鈔本下注寶應文徵有劉楚楨印爲編文徵時傳寫之稿目錄似爲楚楨手書待查鈔本所收文有五篇未刊入遺書者敬節會例題辭無關宏旨劉府君繼配鍾安人耐志大約是庶母母以子貴以台斗誥封稱安人故不稱繼母而耐於先府君行狀之後未知阮刻何以刪去其餘三篇皆代父及世父所作代言不入文集古有此例鈔本不工因有未刊文。

亦收之。

朱憶劬

孫芬

贈其高祖朱武曹先生所輯白田風雅一部。係曼伯方伯在金

陵所刊。憶劬聞余辦圖書館。已將家刊著述贈予數種。並廣事搜羅。情意甚爲懇切。可感也。

檢書閱第一次排印墨子閒詁。原校極精細。卽偏旁點畫。亦糾正無遺。必從原稿對校者。黃溯初謂此本極難得。不誣也。

聞孫仲璵之子亦在海關服務。頗欲一晤。詳詢日記蹤跡。

檢碑拓。見舊藏存古閣本伊闕三龕碑。記得癸巳年帶至京。吳絅齋表兄謂

較近拓多數十字。可珍之至。乃付棧工。余少年時喜臨摹。愧未能似。案頭

適度胡綏之手稿。有三龕碑跋一通。所見係章碩卿舊藏明初本。祇上半

截。歷舉較萃編增出之字。余本皆無之。蓋存古閣所得。亦係乾嘉拓本。與

蘭泉所得同時也。惟胡氏所舉登十號而御六□。六下細審似文字云云。

證以此本雖亦模胡。却非文字。非天卽大。以大字爲近。其流□於百氏。胡氏謂流下細審似承字。證以此本似非承字。余末次游龍門在民國廿四年。親至三龕碑下摩挲。則已迭被兵燹。剝泐幾無完膚。如以余本比對近拓。恐較明初本比對乾嘉本更有今昔不同之感矣。前年曾向顧鼎梅購一整張。不知與此本先後如何。俟檢出再較。

向館調閱讀史方輿紀要原稿本。繙閱福建四冊。江西六冊。廣東八冊。廣西六冊。江西六冊。湖廣八冊。此稿寫定後。又經修改增注。外間傳抄本。皆由底本出。刻本亦由抄本出。所有修改增注。均無之。故此書爲世間孤本。所有字蹟。非出一手。研究頗難。余歷年繙閱。略有會心。未能表而出之。今擬將全書檢查一過。將字體之最有關係者。分爲四類。一曰虞永興體。一曰歐陽率更體。一曰褚河南體。一曰蔡君謨體。余頗疑虞體爲顧景范筆。俟閱竟方能作一有系統之研究。總之。此書的爲原稿。可無疑義。

起潛來。謂余送館之金石舊拓本頗多。而造象一類尤爲豐富。談次頗有喜色。余祖專研造象。尙有棧本四巨冊。未曾檢來。余叔浩吾公所收曾氏造象。尤爲精博。尙在杭州舊居。倘能悉數運出。可成大觀。整理之役。則非起潛莫屬矣。余祖所收碑拓。以河南馬氏存古閣舊藏爲最多。皆乾嘉間拓本。在今日已可貴。

檢舊碑見金冬心藏印。魏始平公造象記。匪爲係作匪烏。萃編誤。余祖有筆

錄。未檢得。

記得在巨冊題跋內。

翻閱方輿紀要陝西十四冊。浙江六冊。內第一冊配補。南直十冊。敍目一冊。州域形

勢九冊。北直九冊。

許寶驊言其祖恭慎公有手書日記五冊。起光緒戊子迄癸巳。可備借鈔。

閱方輿紀要山東九冊。河南六冊。川瀆六冊。四川八冊。貴州四冊。雲南六冊。前日所見不盡合。除景范先生手書外。鈔書者應分兩系。一褚體。一蔡體。

楮體者共寫五十七冊。蔡體者共寫四十五冊。其餘皆零星矣。次爲校勘簽注之人。宜分三類。一歐書。一趙書。一介於歐楮之間者。三人所司不同。皆由顧氏點定。最要者。山東六七兩卷爲歐書者所鈔。可證校勘簽注皆顧氏生前之助手。又趙校有經歐書改正者。歐校有經顧氏改正者。顧氏添注。有經趙書改正者。歐校有經趙書照抄者。歐楮之間所書。有經歐書改正者。可證諸人皆係同時。以寫定巨著。經同時諸人改正。又經一人點定。舍景范先生其誰歟。此外又有夾簽。爲同時人所加。又有刊行是書時。比較各鈔本之所加。均屬無多。根本既得。而枝葉亦易理矣。歐書專司攷訂郡邑建置沿革及水道源流分合。取材於諸史志水經注爲多歐楮書專司分地名及山川名之攷訂。取材於新舊方志及諸地志趙書專司清初郡邑建置之變遷。取材於新志余之鑒定顧氏筆跡。嘗見顧氏尺牘照片。得者云原物藏膠東黃氏。因景范先生家於黃氏。攷其事跡。得此墨跡。自謂可信。余前年以之比對卷中字

蹟有神似者。均老筆紛披。似爲顧氏晚年手蹟。第原牘僅署禹字。未標其姓。又照片究隔一塵。故仍蓄疑未釋。今以本書證書中人之蹤跡。卽無尺牘照片。亦可斷定公案。忻快奚如。開卷有益。此之謂矣。余前說虞書爲山西二三冊。疑爲顧氏早年書。其說非是。當舍旃。

又繙閱方輿紀要各卷。以證明余見之有無不合。並寫舊藏抄本刻本形勢。總論跋語二種。

閱方輿紀要山東七。膠州條。顧氏注曰。今仍曰膠州。又膠西廢縣。今州治下。顧氏注曰。門三。北面無門。顧景范家於膠州黃隱士庭。故知其詳如此。此亦一確證。

聞文君素松藏書。皆爲孫伯淵所得。校本抄本極多。連日研究顧稿。茲將所得擬一跋語。

萍鄉文素松思簡樓遺書。盡歸集寶齋。與起潛景鄭同往。選取數十種。有全

上古三代文抄本四册。見其凡例。與嚴稿不同。上有彭甘亭印。攜歸閱一過。知非嚴輯。不知何人著作。可異也。

晉書斟注稿本全部取得。可喜。此書皆係黏貼。極易散亂。

劉刻印本甚少

審定全上古三代文四册。後附先秦文一卷。係彭甘亭手稿。其名與嚴輯同。而內容不同。不及嚴輯之繁富。

有長沙人蔡君季襄攜長沙發掘所得戰國時楚幣。楚權。楚節。及幣模名印共賞。又有開運二年馬希廣佞佛銅牌。字作反文。頗可玩。此人蓋骨董家也。

彭輯上古三代文。不及嚴輯完密。疑此意本創於孫淵如。且有集合衆手以成一書之意。如修全唐文然。故嚴彭皆致力於此。嗣以合作爲難。各行其是。故嚴輯凡例有不假衆力之語。而傳者因此議發起於孫。遂有嚴攘孫稿之謠。嚴書具在。所謂不假衆力。並非虛言。今又有彭輯出現。更可爲嚴

辯誣矣。此意應查彭孫關係再定。

檢王父在豫撫幕代錢敏肅公所擬奏稿。舊存四冊。又信稿八冊。又有散片一包。黏成大冊。分爲奏稿一冊。咨札稿二冊。取刻本奏疏比對。知未刊之稿頗多。大冊所黏均係剿捻奏案。並非例稿。當日伊臣先生昆仲輯刻時。何以遺漏。必係未曾留底。幸王父原稿完全。可與刻本聯爲一氣。卽當送館保存。俾無失墜。

思簡樓有康熙抄本石湖文集。取舊校黃刻本對讀。知卽黃刻底本。益知顧刻所據底本之佳。

查小謨觴館詩文集。刻於嘉慶十一年。與孫淵如無交游。甘亭爲賓谷門客。卒於道光元年。全上古三代文之輯。與孫決無關係。前說非也。

趙凡夫刻萬首唐人絕句十六冊。有寒山小宛堂牌子。起潛云較嘉靖本爲佳。卷十二王之渙涼州詞。黃河作黃沙。似係剗改。必以舊本爲據。

中國書店送閱王石臞校讀謝刻荀子。以宋錢本元本世德堂本及御覽治要類聚諸書校正。極爲細密。內有引之曰三條。係父采子說。是難得之佳書。索價一千二百元。不似從前之易與矣。

彭輯引新刻韓非。阮刻鐘鼎款識。孫刻續古文苑。查吳刻韓子。在嘉慶廿三年。則此輯加注。必在廿四五年。至道光元年。彭卽去世。是此輯當在全唐文開館以後。屬草越十年。尙在繼續修正。其動機必與嚴輯相同。惟嚴輯在數十年以後。煊耀書林。而彭輯則沈埋未顯。不知先秦文以後。有無續輯耳。

閱彭集畢。批甘亭曾輯南北朝文鈔。顧千里曾入全唐文館。與三弟書。勸其勿急。勿過勞於著書。

寫彭輯全上古三代文跋。佩蒼贈館明刻書二種。皆闕一冊。其意殷勤可感。

閱文素松書。研北易鈔十卷。黃崑圃著。四庫底本。歷代統系四卷。宗室文昭稿。本四卷。素問釋義。張

鄰。舊鈔本。香字抄。日本明治抄本。靜齋至正直記四卷。舊鈔本。王汝玉校。蒼霞草。十二卷本。

文書選購十種。

歷代統系。彭輯全上古三代文。十賚堂集。吳興茅維。萬曆本。四書考典。方黎如。四十卷。前得論

語。政典。非全書。舊抄本。聞塵偶記。文廷式。陸射山詩餘。周耕厓抄校本。副使祖遺稿。嘉靖時人。舊抄。陸琰卓

詩稿附詩餘。稿本。素問識。津修堂本。脈學輯要。津修堂本。

守庸以扇面屬書贈以長句。

閱樊榭老人批本詞律。本湘鄉陳士可物。後歸袁伯葵。陳袁皆有批。厲批尤

密。有朱墨二色。或以朱筆為厲批。墨筆則另一人。以朱墨主張有不同之

處。余詳細審定。認朱墨皆厲批。且為樊榭十五歲左右所為。蓋少年時下

帷攻苦之作。詞無不盡。筆鋒犀利。令紅友難堪。後以所見有改進。去其太

甚。故朱墨自為同異。要為詞家可寶之書。樊榭少年如此用功。宜其蜚聲

詞壇幼時卽爲長老所敬服也。

閱聞塵偶記手自裝治並書跋。

檢閱于晦若家所藏友朋書札得文道希信數十封皆可觀日來於道希可謂有緣矣。

檢道希書札畢有詩五首札數十封皆完備可抵二三卷文集又得志伯愚昆仲梁節庵丈札又得洪文卿使俄德奧和與李文忠函報前後皆可銜接亦可寶。

洪文卿與李文忠書札自北洋奏保使才起至到俄德奧和公使任所繇歷至交替止共四十餘號皆於奏報及函總理衙門外與合肥之機密情報所譯印之中俄界圖所著之元史譯文證補無不詳載洵屬珍貴之史料擬留之。

又檢得章太炎上合肥書在德佔膠州以後意主聯日請以威海衛餌之文

辭甚美。闕末頁亦擬留之。

新得說文理董前編十七卷。繆藝風鈔本。據石印本後編柳翼謀敘。知前編爲未見之稿本。復堂祇見殘本四卷。將交馬夷初作跋。夷初專研說文。有著作。

閱十賚堂集。萬曆丙申刻本。吳興茅維著。鹿門幼子。甲集詩五卷。文十二卷。乙集詩十七卷。詞一卷。附蕢言二卷。北平圖書館有丙集。而無甲乙集。此缺丙集。詩文均鬯茂而豐縟。無明末餽釘之習。

聞伯夔遺書中。有張石洲何子貞合校讀史方輿紀要殘本。尙存五十餘卷。當借閱。此爲不可不讀之書。

校冬暄草堂遺文一卷。原抄亦有譌字。不能盡以意改。冬暄文如其人。患氣弱。但樸至委婉。敘生死交情。及庸德庸行。尤能出自肺腑。毫無烟障。蓋所存皆投贈。或銘頌生平至交之作。自謂有不盡無不實。誠哉是言。所述皆

吾鄉先輩軼聞存文不多。自有流傳價值。故抄而藏之。

王晉卿手購得綠淨山莊詩稿十卷。嘉興章雲臺溥稿本。又一芝草堂詩稿

二冊。餘杭吳鶴舫繼祺稿本。望雲樓詩稿一冊。餘杭褚湘筠女史成婉稿

本。褚卽吳妻也。此二稿似已刻過。因爲吾鄉人墨跡。故收藏之。

王晉卿攜書三種。索價二千元。以款鉅不能得。一張皋文評點漢書。丁柘唐

加批。一王石臞批校管子。前有臧在東題記。又有孫淵如加批。一丁柘唐

春秋胡傳申正稿本。三書皆自江北來。均以款絀不能購留。甚爲可惜。

與諫齋信。託向程叔度轉商呂世兄。借閱愚齋函稿牘稿二種。擬抄一副本。

晉卿又示我快閣叢書七種。據云開明印過四種。共四十一冊。內隨經籍志

考證占五十餘卷。爲最鉅。皆姚振宗寫本。

閱歷代統系。宗室文昭手稿。共五卷。三皇以前爲卷首。伏羲至東漢末爲卷

上。三國至唐末五代爲卷中。北朝遼至明萬曆四十四年爲卷下。因是年

清太祖卽位於遼東。明之正統已斷也。又輯萬曆至明亡爲卷末。前後有序二跋。一全書皆自鈔自校。只五六頁爲寫生代書。清宗室著書甚少。文昭尤爲錚錚者。不易見之佳書也。

閱張皋文批點本。前漢書。後有其子彥惟過錄跋。而楷法則確爲皋文。疑莫能明。丁柘唐加批極精當。大抵張多言班之短。而丁多言班之長。此書之價值得丁而增高。

又王校管子。有王文肅評點。石臞則係讀書雜誌底稿。但雜誌未采者多。又引洪筠軒孫淵如校語。筠軒之校管子。亦因王而發起。又引其子文簡校語。亦有文簡自書者。石臞與文簡字跡極相似。不易分別。但有數條確爲文簡書。故此本有王氏三世墨跡。極可愛重。

又丁柘唐春秋胡傳申正。寫於坊刻本之上。擬分兩卷。於胡傳之隱滯者申之。糝繆者正之。故曰申正。係未刊之稿。

起潛來云。皋文批點係彥惟所過錄。文簡書確有與石臞不同處。皆由書

法中辨別之。

閱餘冬璣錄二卷。清初吳郡徐堅字友竹稿本。經沈文起修正。友竹係印人。又工畫。得張篁村之傳。頗似麓臺。此卽晚年自著年譜。徐靈胎係其族兄。自述生平學畫心得。蓋天資與學力兼到者。同時師友多知名之士。植品甚清峻。可傳之書也。

晉卿購得許珊林家書一批。有珊林抄校姚巖同輯說文解字考異十五卷。

聞原稿在
中山大學

王棻友說文繫傳校錄手稿二卷。王紹蘭說文段注訂補抄本。知不足

足齋抄

又惠定宇王懷祖何義門校說文記抄本。又許子頌狷叟詩鈔稿本。

內惟棻友稿較前得本增多不少。須校對一過。

閱袁太常安般籀詩。題江子屏小象。自注云。曾賓谷開校刻全唐文館。吳山尊薦江先生入館書云。無論鄭堂經史之學。足備顧問。卽下至吹竹彈棋。

評骨董品磁器煎胡桃油作鮮卑語無不色色精妙足以娛貴人之耳目云云然南城卒不見收錄時嚴鍊橋亦以不得入館負氣去撰全上古三代漢魏六朝文鈔目錄收羅極富欲以壓倒唐文館其兀傲之氣不可及也等語證以嚴氏自序所云越在草茅無能爲役二語其說可信甘亭與曾賓谷頗密文集中可見不知曾入唐文館否何以亦輯上古三代文耶讀袁忠節詩取材甚富布局結體似與蘇黃爲近惟好用僻典不免有艱澀處評者謂七律頗似惜抱因檢惜抱詩讀之并閱所選今體詩鈔純主氣勢得陽剛之美故其詩亦規撫杜陵五言長律更有神似處

得許子頌狷叟詩錄原稿手爲裝治所述又笏師履歷頗詳余前記有誤應檢出更正又笏師爲狷叟內弟

讀惜抱古體詩無論五七言均能適健峭厲具開闔動盪之勢蓋以古文義法駕馭詩才宜其今體亦迥異凡俗惜抱贈人詩有云欲學昔賢詩先棄

凡俗語。自道甘苦之言也。

叔通言潘明訓之子由英歸國。與菊生言。有將藏書歸公衆保存之意。菊生已爲介紹。叔通尤具熱心。但潘書價值太鉅。未易羅致。須俟屋成。請其參觀。後自決。不可強求也。

讀惜抱詩七言古體。尤有神致。文詩一軌。信然。

惜抱詩集二。送張侍御敦均歸里。不知係張敦仁一家否。

諫齋書云。盛補老函稿牘稿。本在呂幼船處。幼船逝世。由其子孝翼移交龐仲雅處。請往白克路廣仁堂龐寓接洽。惟龐係保管人。其主權理應在盛氏。而盛四等未有晤談機會。進行仍有阻力。擬訪楊祇安商之。

趙擷雲藏書一箱。託估價。有王惕甫校徐焞本文粹。戈小蓮父子校萬曆本古文苑。冰絲館初印還魂記。成化本此事難知。萬曆本松雪集抄本。陳揆琴川志注草。餘尙未閱。

閱松桂堂集。羨門詩華瞻而有清氣。古詩則疲茶矣。又讀延露詞。清麗芊綿。宜爲阮亭所折服。

閱趙書有龔孝拱校平津本說文。戈小蓮校汲古本說文。陳子準琴川志注草十卷。琴川續志草六卷。舊抄本未刻過。吳江沈自南留侯藝林彙考。計棟宇篇十卷。服飾篇十卷。食飲篇六卷。稱號篇十二卷。植物篇一卷。康熙刊本。前有牧齋敘。原書有二十四篇。所刻止此。所引必注原書。所采書皆取有辨證者。類書中之鳴鳳也。植物篇所著僅瓊花一門。已甚繁富。惜餘均未刻。錢牧齋尺牘二卷。常熟顧氏精刻本。此外尙有小說數種。如癡婆子。浪史。情種之類。擷雲擬斥去此一箱。爲其子留學之費。但以鄙意觀之。各種書無甚特別價值。所值不過二千金。難償其願。又有趙次公傳錄濠叟批點浙本淮南子。無甚精義。擬借琴川志注草傳抄一部。因此書祇見於恬裕齋書目。未付刊也。

至新建圖書館與敝廬。察看工程。外廓已成。正在趕修內部。住宅較舊居爲小。但爽塏而通風。小院亦可得半。苟完苟美。於願已足。館屋光線甚佳。內局亦甚緊湊。再有兩月。可以全竣。中間空地不多。且須預留擴充地位。不必栽大樹。只須不生蟲。而夏日有濃陰之樹五六株已足。餘地可以雜蒔花卉。

杭州帶到北齊天保白石造象一座。係浩吾叔所藏。未付劫灰。尙有一座未到。皆圖書館所當保存也。

鶴卿贈我馬一浮近著泰和宜山會語合刻一冊。復性書院講錄三卷。融會國學之精粹。語以宋儒講學之法。導啓後來。爲數百年來所未有。

向欣木借閱龔孝拱理董鄒書手稿一巨冊。未能全理會。因所書古字未盡識。須細閱之。創始於道光九年。重寫於光緒四年。所書象形字。融會古籀各體。奇古而樸拙。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閱甌北詩鈔。知雲菘先生爲古渠公庚午同年。有七律二首。抄入先友詩翰卷中。

閱甌北集。七古縱橫恣肆。毫無俗骨。純從史傳得來。晚年詩因求工而反拙。

不如中年。尤以邊徼從軍詩爲最。

仲璵之子堅欲取回忘山廬日記。謂將由已手編印。不假他力。因再向商借。

抄一副。如仍不允。祇好奉還。古來讀書人心血所搆。覆瓿糊窗者何限。甯

止一仲璵耶。

閱伯葵遺書。其最佳者。

殷強齋先生文集十卷。崑山殷奎著。四庫底本。洪武十五年刻。字體適美。孤本罕見。

殘舊抄讀史方輿紀要。何緩叟以彭文勤校本復校。彭校原本爲宋牧中抄本。似即數文閣本所自出。

爾雅匡名。桐鄉勞氏刊本。勞季言精校。

笥河文集。朱錫庚抄校稿本。有廿四冊。較敝藏及北平館藏爲完備。

此外尚有桂未谷勞氏昆仲校一切經音義。□□校集韻。未曾檢閱。約他

日再訪。藁庵有手寫書目一冊。以別集爲最多。因渠專研古文辭也。藁庵之書。却非僅插架者。幾於無書不讀。書將出門。而爲其猶子所留。亦一幸事。臥雪廬藏印書甚多。

閱廿二史劄記。推崇明史。能全部貫串。歷舉其長處。可爲讀史法門。

手裝仲裕弟殘稿作跋竟。始知今日

辛巳六月初三

卽其死忌。復閱淒絕。

雲崧讀史能見其大。推論宋代之所以亡。由於士大夫不明國勢。徒事虛矯。以和議爲賣國。釀成開禧之敗。明之亡。亦由不審敵勢。當時清朝屢思構和。而廟堂無人應付。以致東支西吾。卒傾其祚。如出一轍。可謂名論。雲崧讀史能以比較法得其綱要。非擗捨枝葉者所及。

因姬傳稱王夢樓詩才。借夢樓集讀之。早年功候甚深。以游滇諸作爲最。歸田後牽於酬應。題畫詩太多。反不逮少年之精銳。

因甌北稱心餘詩才。又取忠雅堂集讀之。忠雅堂詩取法李韓蘇黃。其功力

尤深於五言。心餘論學。以致用爲主。故爲詩亦不喜門戶剽襲。放筆爲直
幹。而學識又足以發之。非甌北所及。何論隨園。

閱簷曝雜記。後半乃隨筆記載雜事。可節去。

檢國朝杭郡詩輯。張桐谷吳雲巖均有贈六世祖詩。應寫入先友詩翰卷中。
閱洞簫樓詩紀。宋于庭詩。修辭雅潔。而蹊徑不高。未能獨樹一幟者。
浩叔所藏碑搨全部寄到。送合衆收藏。所餘者僅普通書數篋而已。

君九以新修莫釐王氏家乘一部見贈。復書謝之。并託代覓陳詒重。郇廬文
鈔。胡晴初詩。王書衡遺著。

閱陸九芝先生手鈔傳青主女科。文義有刪改。并加眉注。九芝深於醫學。皆
經驗所得。此書未入世補齋醫書內。蓋有志箋注而未成之作。

閱定盦集排印本。始知杏孫年丈欲輯年譜而未成。故印臣續成之。

文祿寄來書二包。有明初本圓庵集。天台僧玄極所著。前有楊東里序。永樂

刻本刊刻甚精。

景文閣寄來金文靖公集。明金幼孜著。其板刊於明初。遞補遞修。此為清代印本。却少見。

王晉卿來贈陳偉堂官俊八言箋對。簠齋之父。

圓庵集六卷。所作文至永樂元年止。楊東里序。題大學士。定為永樂刊本。

晉卿來書。又有番陽李仲公俟齋文集三十卷。附一卷。商丘宋氏鈔本。前有

洪武涂幾序。卷中題安仁縣知縣謝縉重刊。似係成化本傳抄。須查。圓庵俟庵兩集

均又有瀛海吳潯源所著石鼓疑字音義斟詮二卷。藕絲龕印。學觚言一

卷。咸豐鈔本。

景文閣來書。又有實錄廳題名記。朝鮮銅活字本。為纂修純宗大王實錄時所記。前有金道根序。又崇禎紀元後五乙酉。式年司馬榜目。朝鮮內閣活字本。係朝鮮科舉程式。

菊生持示笏庵詩稿殘本。

已見贈

存三四兩卷。仁和吳清鵬著。與曾賓谷吳蘭

雪同時。由翰林官御史。詩律工細。蓋學杜而得其神理者。吾鄉詩家。能與頡頏者甚罕。

笏庵爲穀人祭酒之次子。由編修官至順天府丞。著笏庵詩稿二十卷。菊生

所得僅三四兩卷。兩浙輜軒錄所收之詩。皆不在三四兩卷內。惟有一首。

文句不同。意當時必有刻本。

水竹邨人藏書。有笏庵詩刻本。

輜軒錄所收有送左生宗棠下第。

有聞金陵寇警。則笏庵歿於咸豐。卽有刻本。亦刻於太平軍起時。無怪罕

覩矣。笏庵詩宗旨在自得。卽意境獨造。無勦襲雷同之謂。其功候實從學

杜得來。七律章法尤得杜之神理。輜軒錄詩話。謂其學楊誠齋。是皮相之

論。惟笏庵亦不鄙薄楊范耳。

閱祇平居士集。菊生新贈館者。

惺齋少習舉業。後乃博覽羣書。專攻古文。

雖以馬遷廬陵爲鵠。而才調與氣息未能卓然成家。但樸實說理。絕無虛

僑之氣。其格局與朱文公爲近。惺齋生平所刻書。一爲講義十卷。一爲雜著八卷。文集似係後人所集刻。壽序及代作太多。

閱梁任公手寫康南海詩集。祇四卷。皆光緒間所作。詩境不高。去黃公度不啻天淵。

在合衆圖書館開發起人會。菊生陶遺皆到。添舉叔通拔可爲董事。發起人爲當然董事。定六日開第一次董事會。

仲恕檢得項城公牘手稿。爲跋語萬言。詳述與項城離合之跡。及帝制自爲之癥結。翔實淵雅。極有助於史乘。已允送館保存。

與閔葆之書。允將炳燭齋雜著寄閱。并告以新得石臞父子手校荀子。文肅石臞父子三世批校管子。丁柘唐春秋胡傳申正原稿。

中國書店新得正閣精校讀書敏求記。索價甚昂。宗氏父子稿已爲余收得。此稿大抵相同。無意求之。

閱射山詩選。海鹽張氏刻本。海寧陸嘉淑冰修著。陸爲初白之外舅。前得射山詩餘。卽冰修所著。同時倡和。皆清初詩家。與阮亭尤契合。詩多廓落語。起潛來。告以圖書館前途之興替。其樞紐在董事之得人及合作與否。故選舉最爲注重。現在五人。學問未必皆深。亦未必人人皆知圖書館之辦法。但皆飽經憂患。有相當之修養。且皆無所爲而爲之。五人間相互有甚深之情感與直諒。故能知無不言。決無問題。但皆六七十之高年。可以同時老病。故對於遞嬗之法。宜十分注意也。

菊生言舊藏符藥林手稿。已送館。屬爲審定。畫竹齋論竹。符曾手稿。有藥林印。寫一跋於後。

晉卿送書三種來。思庵先生文粹十一卷。明吳訥著。前有知常熟縣楊子器序。有

錢遵王印。士禮居印。蔣香生印。原爲思庵之孫淳所編刻。楊子器重刻。正統

以。浮溪遺集。宋汪藻著。繡谷亭抄本。從正德本出。十五卷。附錄一卷。烏程蔣氏茹古精舍藏印。適廬曾藏金

石文字三冊。皆拓本。有題跋。三十年來忽得忽失。似有數存。原器佳者十存一二而

已。拓墨亦未全。僅此區區留紀念。其為友朋贈本。另黏他冊。尚倍於此。然

亦未甚廣也。惟殷周金文及秦漢金文兩輯。自謂稍富。廣倉所印僅周金一部已十冊。然未備補者過半。

無力續印。以惠同好。是所憾也。丙子八月適廬老人自敘。

草圖圖書館財政報告。預備提出於下星期二。三十年六月十九日。董事會。

合衆圖書館第二次董事會報告。經手財務概要。并點交財產。當選常務董

事。

張葱玉於乙亥年以五百元收得吾鄉張子虞先生詩文稿三十餘冊。願以

原價出讓。詳細檢查。知為子虞尊人少南先生道未刊遺稿居多數。約舉

如下。漁浦草堂文集四卷。鶴背生詞稿一卷。定鄉小識。山水記。石墨略。古跡略。

堤衍記。定鄉續詠。梅花夢傳奇。張伯幾詩。舊唐書疑義。舊唐書勘同。唐浙

中郡縣長官考。臨安旬制記。全浙詩話刊誤。蘇亭詩話。雪煩叢

識。雪煩廬紀異。鷗巢閒筆。漚巢詩話。字典翼。文集詩集舊唐書疑義已刊此外

屬於子虞者。爲崇蘭堂詩文存及日記詞稿。少南先生歿於同治初元。子虞負書避難。辛苦保全。今得落於吾手。爲鄉賢留此手澤。可喜也。記得子虞先生曾繪負書圖。遍徵題詠。應查。

乾若遣其弟子丁濟南來。贈所著漢石經考證兩種。及所刻鄖溪集。丁爲醫家。丁仲英之子。有兄濟民。均研究中醫。恂恂儒雅。要求開館後閱書。允之。乾若來談。渠書五百箱已運滬。富哉。

三十年九月五日合衆圖書館開始遷移新屋。

欣夫來示曹君直遺集樣本。

閱澤雅堂集。初集由漢魏入手。而浸淫於杜。氣息深醇。絕無噍殺之音。二集自出塞以後。漸臻雄肆。邊塞山川。助其詩才。故知詩境因地與時而生變化。非可強爲也。

至新屋及圖書館察視。書籍已悉數移來。起潛與會甚佳。空間耗廢多。已占十分之七八。恐不能維持十年。乃知事實與理想。向不能密合也。

閱澤雅詩。以疏勒城所作爲弓燥手柔之佳境。述事篇呈許希庵五言。格調蒼涼。波瀾壯闊。曲折奔赴。應弦中節。極似杜陵北征。其近體之佳者。不亞東坡與放翁。記得伯綱得三集。惜余未見。漫興二十首。七絕似蘇。送孫澧東歸。七律似陸。皆得陽剛之美者。其他佳篇甚夥。閱至卷十一。

施均老詩。自喀什噶爾出遊。安撫布魯特以後。神奇變化。語如鐵鑄。字無虛設。爲全集中最上乘。謁杜祠詩。自方身世。今古同揆。詩亦神似。非可貌襲也。自寄陳藍翁詩。摹山谷。以後七律。往往似之。其次亦極似放翁。皆與少陵一脈相承。故時露鱗爪。不可端倪。

新居在蒲石路七百五十二號。余捐入合衆圖書館十五萬元。以其半爲館置地二畝。今年建新館已告成。余租得館地九分。營一新宅。訂期二十五

年期滿以屋送館。余與館爲比鄰。可以朝夕往來。爲計良得。昔日我爲主。而書爲客。今書爲館所有。地亦館所有。我租館地。而閱館書。書爲主。而我爲客。無異寄生於書。故以後別號書寄生。

中國書店送閱光緒甲午科浙江同門齒錄。祁忠敏公日記新印本。皆留之。王叔儻來詢以雪澂先生遺稿云。有手定文稿八卷。又晚年讀書隨筆數卷。在張文襄幕代擬電稿。及生平服官公牘稿若干卷。擬求借抄副本。未見拒。

君九以孤本元明雜劇提要一冊見贈。

病後閱新置圖志。寫跋於冊首。

又閱蒙兀兒史記。初閱本紀。以人名累贅爲難。改閱列傳。又閱西北三藩傳。

漸漸容易。

借得陸星農先生八瓊室金石補正原稿。以備與刻本覈對。

桐廬袁忠節評點復堂日記初印六卷本。抉擇精當。糾正處足徵直諒。費十日之力。過錄一通。今日始畢。每日不能多費目力。若在十年前。則兩三日之事耳。

閱盛大士蘊懔閣詩文集。晚年之詩。清剛而近自然。文筆頗道上。識解亦卓。文集尙缺首二卷。

姚虞琴有呂晚村詩舊鈔本。閱一過。

閱蒙兀兒史記。初閱於地名人名頗有難讀之嘆。繼閱西域諸傳。及三藩地名通釋。再復讀本紀。及列傳。便十得五六。此書出新元史可廢。雖未竟其志。已爲不朽之作。孟心史敍尤可傳。十一月中旬開始。歷三個月始觀大概。尙未能全讀。

閱彭刻五代史校本。

閱魏稼孫評點復初齋文集。與周季貺往返商榷。卽李以烜重修底本。舊爲

抑之藏書

閱彭注五代史畢。劉金門之孫咸校本。後有咸跋。略謂書七十四卷。十六卷爲文勤病中倉卒所訂。餘五十八卷皆先宮保搜補薈萃。歷二十餘年。三易稿始成。道光壬辰。文勤嗣君一再索板去。嗣君旋沒都中。市僧垂涎。是版。洎同治九年。咸以重價贖歸。屬丁次郇午峯兩廣文校對。置廚以藏之。云云。後又有丁午峯跋云。是書係次郇三兄與午峯所考訂。訛誤太多。考訂之後。惜受庭方伯並未全行更正。今底本幸存。亦足自快。光緒廿九年午峯識。受庭咸字也。此校本爲淮安靜思軒宋氏藏。倩起潛錄一副。校勘之功甚細。有益於讀此書者。五代羣雄割據。前後五十餘年。歐史如一筆書。脈絡清晰。體例完善。可謂奇作。一人修史。除史遷而外。未有如之者也。徐無黨注卽全書凡例。疑歐公自爲之。而託名無黨。此說似有先我言之者。十國羣雄。大半爲河南籍。其故安在。

閱弢園詞一卷。前署江都史。念祖作漢軍趙爾巽刻。番禺梁鼎芬署。又題乙巳六月二十四日補。叢書之二。查日記乙巳六月二十三。余隨次帥抵瀋陽。是時繩老居揚。節丈任武昌府。三人無緣合并。疑此爲節。盒代次帥刻叢書。向所未聞。不知第一種所刻何書。恐無人能言之者矣。板式似湖北刻。記此待考。

閱河海崑崙錄

西域戍卒霍丘裴景福著

閱校禮堂集。凌仲子以賈人子潛心讀書。其天資之穎悟。非恆人所及。釋禮經之例。考燕樂之原。辨性理慎獨格物之真諦。皆憂憂獨造。堅不可破。駢文尤瑰麗傑出。得力於六朝。任沈之文。骨幹堅凝。曲折奔放。無不盡之意。無不達之辭。同時諸公。惟髡軒可與頡頏。餘子皆瞠乎後矣。詩才與文相稱。少作尤雄傑。入寧國以後。循循規矩。翻遜於前。讀史亦有特識。蓋天資高也。詩文取材最審慎。鎔經鑄史。無猥雜語。讀之實獲我心。

學古詩云。文章無成法。達意

即爲善。又云吾心別有在。經守經傳。又云充學養以氣。事半功乃倍。可知其作詩之旨。

閱周保緒介存齋詩。自敘歷道甘苦。詩境之變化。隨年而進。其筆勢如摩空健鷲。得於天者優也。卷二新樂府。敘述山東天理教攻陷曹滑情事。可作詩史讀。敘云劉韃子之後。其黨名虎尾鞭。土人更爲黨曰義和拳。以拒之。別有紅軛會。瓦刀社。而八卦教最大。蔓延直隸河南凡數百里。云云。此卽義和團之緣起。紅軛後又訛爲紅莊。

閱董方立遺書。及移華館駢體文。水經圖說殘藁。所刻有說無圖。未免買櫝還珠。

閱晉略。此爲介存居士一生精力所聚。其全書之要刪。在甲子州郡割據執政方鎮五表。尤以州郡表之體例爲最完善。執簡馭繁。使兩晉之形勢得失。一目了然。是乙部中不刊之作。每卷首敘述喜學蔚宗文體。是其一蔽。此等複雜之敘述。應以簡練犀利之筆出之。方能曲折周到。若顧景范爲

之便可觀矣。

閱靳文襄奏疏。到任兩個月。卽將治河全局。分爲八疏。分別陳奏。自請限期三年。減估經費。定爲二百五十一萬兩。其任事血誠。規畫周到。有名臣氣象。文亦樸摯委婉。而勁氣直達。毫無修飾。讀之使人興奮。此真天地間至文也。與崔某駁論一疏及薦陳潢疏。尤有生氣。康熙至今三百年。自河道北徙以後。似乎文襄治河之策。已成明日黃花。但今日河又南遷矣。兵革不休。音信隔絕。江南之民。尙醉生夢死。數年淤積之後。一遇淫潦。將來下河昏墊之患。必更甚於康熙。今日與康熙不同者。無運漕之阻礙而已。測量之術。工程之學。今亦勝於古。所難者公忠體國之文襄。實心佐治之義友陳潢。倘得斯人而畀以事權。河患何足懼哉。

閱陔南池館遺集。

上海喬重禧著
春暉堂本

磬鍾峯詩引。峯側石幢一鐫。屎溷帛②四字。考

屎。古戶字。見說文②。爲武壘所造日字。見佩觿。餘無考。按峯在熱河。此四

字。是否遼文。俟考。溷當是淵字。

閱汪袞甫思玄堂詩。學義山而無晦澀之病。入後多應酬之作。又閱袞甫

法言義疏。篤守師說。精能之至。胡綏老敍。尤屬知言。

閱陶勤肅奏稿。

陸刊未全。寫一跋。

閱河套圖志。

故人張扶萬鵬一著。寫一跋。

壬午舊歷三月十五日爲項蘭生兄七十生日。是日適爲日本昭和天長節。

同年冒鶴亭亦於是日七十。因撰一聯贈蘭生云。遺民也有天長節。同日無忘冒廣生。叔通丈見之云。童心韓亦同日七十。不如易冒廣生爲童大年。余意盧綰與高祖同日生。用同日兩字。而不點出生字。語意不完。因冒廣生有一生字。可以借用。如改童大年。應作競走終輪童大年。因童降生之時辰先於項也。記之以發一噱。

閱顧訪溪悔過齋集。生平精力聚於學詩。求是錄三十四卷。後經重加訂正。成學詩詳說三十卷。別出其專論字句異同者爲正詁五卷。

閱詁經精舍文集。孫淵如撰詁經精舍題名碑記。載薦舉孝廉方正。及古學識拔之士六十三名。高祖考燾菴公名列第二。尙用原名。上之下純。案係古學識拔之士。

汪頌閣丈家藏小米先生殘稿。一經典釋文補條例。一借閒隨筆。均考證經

史之碎金。借來錄副。

抄竣始知振綺堂已刻

汪穰卿丈有友朋投贈詩翰冊。內載夏穗卿丈七律六章。錄下。

甲午九月送毅白南歸

毅白穰卿別號

燕市歌闌酒半醺。烽烟如此況離羣。馬頭風雨連紅樹。遂裏關山望白雲。三疊悠揚將進酒。九州容易入斜曛。江湖斷梗藩籠翼。一哭生平負典墳。黃雲白草釀秋情。萬感茫茫對酒成。一自憑陵關白甲。騷然辛苦朔方兵。餘皇失策無長鬣。右校求封有少卿。樓閣金銀禽獸白。神山今日恨分明。豐沛由來拱帝畿。接天雲起應昌期。連雞失計開新局。

聚米無謀覆舊棋。白雁橫空亡鎖鑰。黑龍何日鎮支祈。淩烟將相今何在。萬里秋風入鼓鼙。長江直貫中原下。兩岸青山挽不留。大澤幾人書帛待。庸奴循例處堂遊。金錢日見歸鞮譯。兵氣宵來接斗牛。太息湘淮龍虎地。從來借筭貴先籌。乞食長安又一年。鶉衣狗馬鎮相憐。青山無地容沮溺。白髮憂天託管絃。舊恨新愁燕市筑。白蘋紅蓼故鄉船。江湖滿地秋如海。此去歸程好著鞭。鈞天帝醉誰從問。紅燭光寒各自愁。繾綣驪歌憑夕照。沈吟龍戰老扁舟。觀河歲月歸青史。嚇鼠功名惜黑頭。用舍皆窮惟我爾。片帆開已愧沙鷗。

又憶夏丈有利陳杏孫

昌紳

登岱詩並記之。

扶輿旁薄五億步。今古蒼茫七十君。何日峯頭共登眺。石牀臥看出山雲。

季孺自訂年譜屬題辭。

閱廖季平全集。詞鋒汗漫。驟不得其要領。廖氏學說以整理內經靈樞。辨脈經之僞。難經之誤。訂正三部分。配兩手之非。證明人寸對待診尺爲診皮之誤。三焦主水瀆與膀胱互易其位。爲後人所顛倒。皆確有依據。剖析入微。爲醫經之功臣。蓋宗俞理初黃元同之舊說。又能引申之者。至說經之書。如謂無思不服。思卽詩字。毛詩左右采流。卽王制千里外之采流。則過於附會入魔道矣。

閱董綬金所草嘉業堂書目提要稿本六巨冊。明人集部頗爲宏富。聞已在港失去。可惜之至。永樂大典四十冊。細目爲六冊之一。此物已歸大連圖書館。空存一目而已。

夙疑方輿紀要一書。未列入禁燬書目。頃閱程綿莊青溪文集續編。紀方輿紀要始末。於是恍然。此篇當抄入顧書冊首。以增重要史料。

閱陶樓存稿。印於陶樓文鈔之前。不多見。

閱敬孚類稿。讀書多而論事平。語語著實。無桐城派習氣。

閱嘉定王元增輯刊先澤殘存正續編。係王西莊來孫。此人民國初年在北
京創辦第一監獄。極有成績。當時深佩其人。不知爲西莊嫡嗣也。

程綿莊與方望溪書。力言新刊文集。所附諸人評語之當刪。敬孚稿言程崧
初刻本。後有評語。續印則刪去。當是青溪反對之影響。

凡將草堂藏書之抄校本。尙有杜文瀾本詞律。經譚復堂許榆園沈蒙叔張
韻梅四人細校。榆園題識。志在刊刻。後竟未果。是爲佳書。其外似無多精
騎矣。

閱紫竹山房詩集。卷十一爲葉登南明府題同年趙學齋。大鯨遺墨。

義門妙墨宗登善。絕世風流在及門。義門先生眞行書甲於本朝。學齋其高弟。尺錦片雲遺跡在。有

人端拜與招魂。平生此癖頗隨肩。三尺埋文十七年。自謂過之仍不及。

頻揩老眼涕潸然。按原卷尙存有數字小異。當抄入先友詩翰卷中。

閱丁宗洛大戴禮管箋。逸周書管箋。有獨到之見。刻本頗罕見。

久不購書。郭石麒來持瞿刻石田詩文鈔。索價六百元。係從同行販來。石麒新丁母憂甚貧。且原店已解散。所索爲原價。不過賺六十元。卽留之。以時價論。不爲昂。昔年索四百元。未留也。

連日閱沈東甫新舊唐書合鈔。看似容易。實精心結撰之佳書也。

館中新鈔吹豳錄。余任校對。每日一兩卷。略識樂律源流。數十年爲門外漢。故兩逢此書抄本。皆未留。以後當補過。

閱辛壬春秋。行唐尙君著。極翔實。而有弦外音。近代之良史。必可傳。

吳向之同年著明代通鑑長編九百四十卷。以明實錄爲本。兼收明人著述。文集等幾及百種。寫稿已定。誠巨製也。意欲易米。以聯鈔一萬爲鵠。苦力微不能舉。

甘月樵同年鵬雲著有崇雅堂叢書。崇雅堂碑考。坊間無之。致函冕之。託其

請求贈一部。不知斯人尙健否。已八十一矣。

校吹豳錄至廿二卷訖。尙有廿八卷未校。此書體大思精。極平極實。讀之不厭。聞李玄伯有精鈔本。程瑤田校二卷。餘爲朱朗齋校。欲售儲券四千元。借而未允。

得袁忠節公日記及文稿共十一冊。郭石麒來。聞桐廬故居。已劫洗一空。流出所見者。僅此。

明歲正月。仲恕丈七十。預壽長律廿二韻祝之。頗肖其生平。

漸西村人稿理竟。計得日記五冊。一同治十一年至十三年。二光緒庚辰冬

至辛巳五月。三辛巳五月至十月。四甲申春至九月。五甲申十月至乙酉

二月。又忘適齋視草一冊。作於癸未甲申之際。可補入日記。又袁氏續正

論二冊。係同治壬申以前自定文稿。又丁酉草二冊。乙未草一冊。皆與友

朋簡牘。亦有詩文稿可補日記。詩稿采入刻本者甚少。文稿則皆未刊。

喬景熹攜示說文解字補義殘稿第四第十二卷不全。第五卷全。餘皆闕。明包希魯撰。乾嘉時人抄本。小篆甚精。楷書亦沈著。頗似孫淵如。惜無署名。鈐印曰招勇將軍曾孫。俟考。

由津寄到蛻翁遺物有南田畫冊十二幀。精微超淡。百讀不厭。五十年前卽見此冊。忽然到眼。愉快之極。

向之以所著江蘇備志六十四卷見贈。酬以二千元。窮老弄筆。臣朔常飢。可歎也。

讀青溪遺稿。康熙兩刻本。一其子刻。一其孫刻。皆廿八卷。除題畫詩外。無甚關係之作。

閱小爾雅義證。涇胡世琦稿本。未刊。經段茂堂校改。又有校簽。未知何人。不知是否胡墨莊筆。

叔祖伯皋公於今晨壬午臘月十八仙逝。享壽七十九歲。是爲余族中最尊者。在雲南

提學使任內。值革命。吞金遇救不殊。旅滬以賣字自給。究心宋儒書。兼及釋典。有文稿寫定待刊。作一挽聯。身後蕭條。兩子皆在內地。僅得自活。頗費周章矣。

閱葉鞠裳先生治廬室書目。載伏羌縣志。乾隆三十五年修。葉芝與六世叔祖香祖公原名相同。香祖公以內閣中書充武英殿分校。國史館四庫館纂修。論其年代。正屬相符。承修伏羌志亦合情理。惜別無佐證。當設法借原書查考之。

讀袁忠節殘存文稿。與前得日記可聯貫。

姚稷臣文倬有日記。在其孫孝曾手中。借得四冊。皆雲南學政任內事。名蟬廬日記。甲午乙未丙申皆在滇。末一冊己亥。已調粵。任大學堂監督。記中
所列皆故人。生存者甚少。

穰梨館舊藏墨井道人松壑鳴泉。仿山樵墨法。山水一幀。適爲余所見。以爲

價廉貨真。以一萬儲幣得之。未久。卽有喧傳其事者。不能終祕矣。老友徐作梅相識四十餘年。不知其收藏佳畫。前日談及。知兩疊軒古畫。爲渠所得者一百餘件。約期觀覽。此事相遇與否。不可捉摸。所謂其來也適然。其去也適然。謂爲前定。則誰主之耶。

姚石子代向王培孫借到伏羌縣志。纂修者乃莊浪葉芝。乾隆壬申舉人。與香祖公同名。時代亦略同。

讀王益吾先生虛受堂集。詩工力頗深。尤長琢句。書札二卷。與張小浦駁難貝納賜案。如見光宣間湘紳新舊水火形勢。要之葵園著作等身。學問賅博。非葉煥彬孔憲教所可比擬。不能韜晦養望。且喜干預省政。究未脫湘紳結習耳。

閱小西腴山房集。沅陵吳大廷桐雲著。受胡文忠薦。入李希庵戎幕。後爲左文襄所知。調入浙。隨入閩。任福鹽道。調臺灣道。又爲沈文肅調入船政局。

蓋同光間幹濟才也。論事切實而知治道。詩亦遒勁。

閱遂初堂詩集。歙何數峯青撰。前有吳山尊江鄭堂序。頗推重之。茲將江序

錄後。可補入年譜。

數峯先生掉鞅詞場。垂三十餘年。當乾隆朝蘭泉笥河兩夫子主盟壇坫。天下奉爲宗匠。藩是時年甫弱冠。隅坐侍側。聞兩夫子稱先生之詩。不去口。嘉慶二十年秋。邂逅廣陵。得盡讀遂初堂集。始知兩夫子之言。不我欺也。先生之詩。出唐入宋。不矜才。不使氣。在從容閑暇之際。不爲無病之呻吟。處窮困抑鬱之時。不作有激之叫曉。卽詩以觀人。可以知其品節之高矣。先生不以藩爲譴陋。囑校文字。嗟乎。三十餘年舊友。落落如晨星。昔日小友如藩者。亦兩鬢蒼然。白頭老人商榷此冷淡生活。良可悲也。

夜讀遂初堂集。

一卷仙音消永夜。每逢佳處輒高歌。賜環不渡伊犁水。磨盾曾當曳落河。絲竹愁來豪興減。篇章老去感懷多。閉門覓句南窗下。坐困詩魔與病魔。卅載聲華藉甚時。海南燕北繫人思。蠻衣好織都官句。佛藏應收太傅詩。世上炎涼君莫問。此中甘苦我能知。可憐鉅腎彫肝客。賺得秋霜兩鬢絲。甘泉江藩跋并詩。

閱茶陵彭石原

維新。康熙丙戌進士。

墨香閣文集。道光二年家刊本。卷一重刻華陽國

志序。蜀人李岷麓以舊版漫漶。覓得善本校勘譌闕。而重刻於金陵。

此按

刻本未聞未見。

卷四種竹記。

繙竹譜諸書。有淺種深種密種疏種之說。更以試之。而槁如故。疑書云誕也。江寧鄭炳文爲余種竹久不槁。竹萌競出。余問其故。曰。仍是淺深疏密之說也。凡竹獨者。氣單弱不浹貫。必購叢居者。密種之謂也。竹根

必受陽氣而平行。深則根鬱就腐。故地平發土。不得過四寸許。淺種之謂也。由是於地上壅以厚土。俾勿動搖。以固其基。此深種之謂也。雖然畏其偏也。每叢必視竹之多寡。爲相離之差。毋致葉盜露而根爭土。此則疏種之謂也。四者合而後水土時日方位因之奏效。四者缺一。雖不槁亦必不茁。向者析而施之槁也。固宜非書之不驗也。

按上說頗精。是深有體驗者。故抄存之備用。

閱王侍郎奏議四卷。歛王茂蔭著。侍郎由御史升擢。咸豐初得寵眷甚深。後以諫臨幸御園一疏。觸帝怒。不久卽請告。七八年間上章數十。其中策兵事。論園法。薦人才。尤注意於牧令。侃直切摯。無影響之談。無迂腐之論。是中興有數人物。惜嚮用未專。不能與成功諸賢輔相提並論。雖同治初起用爲御史。未久卽世。所存奏議。係生前自輯本。此固抑塞磊落之奇才。其價值不在曾左下也。

閱明太祖御製文集。其中親自屬稿者必不少。如皇陵碑。江流賦。尤其著者。當時文學侍從之臣。與此半通之專制皇帝相處之難。可知。

沈子惇

家本

所刻書。一吳興長橋沈氏家集。尙有印本。向其後人乞得一部。

一寄篻先生遺書。已有版無書。版存沈宅。一枕碧樓叢書。則已無版。或爲董綬金所取。故市間尙有印本。

吳興沈氏家集第二種。春星草堂文集。爲子惇先生之父菁士觀察丙瑩所

著。菁士觀察爲吾杭俞雲史先生焜之壻。雲史先生爲我高祖燾葦公之

入室弟子。集中有行略一篇。於吾家頗有關係。節錄入家譜。讀此篇知

我高祖文稿爲雲史先生所刻。我曾祖至彰德主晝錦書院。後以大挑知縣至河南。皆因雲史先生之噓植。因之吾祖亦以河南爲游宦之地。吾父又因之。不讀此篇。竟不知其淵源有自也。菁士先生星匏館隨筆。疏證俗語來歷。博洽有識。可與恆言錄並傳。

閱有不爲齋集。江寧端木埰子疇著。敍張文毅帝守徽寧事甚詳。言文毅不但保徽。且有功於浙。後因浙絕其餉。遂束手無策。迨曾文正劾張。易以李次青。而徽遂不守。此事讀官文書不能悉其實情也。

諸君仲芳藏里堂家訓墨蹟手卷。借讀一過。蓋焦里堂於四十五六歲時。書付其子琥者。卷中論生平爲學爲文心得。平和篤實。語語扼要。共計二十九則。據揚州畫舫錄載。原有兩卷。現知一爲諸藏。一爲高吹萬所得。諸曾商高願合爲一。高尚未允。光緒間吳丙湘刻入傳硯齋叢書。係在皖省抄得。當時尙未分散也。此節應抄入里堂年譜校本。

桂辛來書抄示俞雪岑先生耀詩稿。與先祖倡和作甚多。曾入先祖商水幕。余家藏尙有俞先生手書詩稿一紙。係題朱蘭岫墨菜圖五絕三首。作潘博山傳。起草成。頗肖其爲人。結構亦遒緊。

吳縣潘君博山傳

君諱承厚。字溫甫。號博山。別號蘧盒。其先於清初自歙遷蘇。乾隆時始以科第貴顯。高祖世恩。由翰林院修撰。仕至武英殿大學士。賜諡文恭。生子四。曾沂。曾瑩。曾綽。曾瑋。曾瑩生子四。伯曰祖同。曾瑋生子四。叔曰祖疇。祖同無子。立胞姪成毅爲嗣。又知祖疇之次子亨毅賢而才。立爲次子。卽君之父也。成毅早卒。立從姪承典爲嗣。祖同之配仲夫人曰亨毅多男。宜分後長房。以期蕃衍。遂立君爲成毅之次子。而亨毅又早卒。君甫十五齡。侍奉重闈。居喪盡禮如成人。先世本業鹺。設醬園於橫塘。卽遠近馳名之潘萬成。創業幾二百年。中經折閱。祖同整理之。晚年以屬亨毅。成績益著。亨毅旣逝。經丁丑之難。斯業驟衰。君悉心擘畫。營業復振。由是宗族戚黨譽爲亢宗之子。其才幹爲衆所推重。先後在里組織電汽公司。協理田業銀行。戊寅避滬。創設通惠銀號。智慮沈敏。洞悉時機。億中之財。翕然無間。其家自高曾以來。門戶鼎盛。宗支旣繁。仰給尤衆。君以一身肩鉅任。遇有緩

急罔不肆應。秉性公正。律已甚嚴。凡屬孔懷。同仁均愛。遭逢離亂。里居受損。奔馳救護。不遑寧息。歷世所藏。手澤口澤。與彝鼎圖籍。金石書畫之類。苦心保存。不遺餘力。其宗旨爲全族樂利。非以便一己之私。雖在艱危。未渝初志。心神況瘁。實基於此。又穎悟過人。博聞彊記。酷嗜典籍。心知其意。少學詩詞。兼長六法。未竟其業。而於古今藝術源流。及其真僞精粗之別。覃思眇慮。剖晰毫芒。爲當代專家所傾服。喜搜集前賢尺牘。於晚明忠烈各家尤爲珍重。戊寅前曾輯精本付印。因亂中輟。壬午秋輯明清藏書家尺牘影印甫成。又輯畫苑尺牘校樣未竟。而君病作。倚牀料理。精審如常。君之生平。臨事不苟。大率類此。生於光緒三十年甲辰十月十一日。幼弱多病。三十後漸強固。壬午除夕。偶咳微血。君略知醫。不以介意。入春以後。體溫增。脈象數。醫者疑爲貧血。或云病在心房。投藥無效。熱愈熾。脈愈促。竟至不起。歿於癸未四月初三日。卽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五月六日。病祇

九旬年僅四十。薄海知交。同聲悼歎。推測病原。迄無定論。以理衡之。氣質素羸。賴修養克治之力。已臻壯盛。天降喪亂。拂逆之境。與疑難之事。當之而不讓。其智足以濟變。其量可以容衆。鉤心鏤腎。不敢告勞。疹厲乘之。傷其內藏。譬若豫章連理。已具干霄蔽日之姿。其本忽爲蟲齧。遂令棟梁之質。永闕重泉。豈僅藝苑之不幸也歟。配丁氏。生子三。家嶸爲承典嗣。家多幼讀。家駘殤。女二。家華。季淑。君好深湛之思。年壯未暇著述。輯有沈石田文徵仲毛子晉年譜。蘧齋書畫錄若干卷。均未寫定。同懷昆弟五人。君居長。承弼亞之。平居督教諸弟。各精一業。承弼專治國學。尤契洽。臨終以未了事託之。命諸孤事之如父。承弼感君最深。詮次行略。其辭哀婉動人。以景葵有文字之交。屬爲作傳。景葵不文。然頗識君之志行。因述梗概如右。蓋無溢美焉。

閱段氏說文解字注。龔定盦父子批校本。日後定盦跋云。自丙子冬十月起。

辛巳春二月止。或加朱墨。或加朱。或加墨。或未加者。目治不手治也。皆有年月記之。○共讀三周畢。其誤字則以紫筆鐵之。下有自珍讀過朱文方印。第六篇上。定盒注云。此篇係阮尙書先刻。故有讀。第十篇上。卷首題云。王懷祖先生比之段先生邱壑少。懃懃懇懇之意亦少。不僅遜其大義而已。卷尾又題云。吾今而灼然知王懷祖之遠不如段先生也。知之焯信之真遠不如遠不如也。噫難言哉。癸未四月杪記。大抵王無段之汁漿。卷末記云。外孫龔自珍讀三過。始於丙子。卒業於辛巳。凡六年。并記江沅後序又記云。假借之樞。又在聲音。未有聲不類而可假借者也。故王氏懷祖伯申說經。皆以聲說之是也。伯申自珍師也。末句又以墨筆塗去。改如下。自珍撰段氏說文注發凡一卷。凡十五則。擬附刻於此序後。

孝拱批注甚多。於五篇下。鞞字校語後。題外曾孫軫識。

楷書

餘則

處極多。卽定盒所評。亦有——者。於段氏合韻最不滿。批云。二字最蠻最

黠亦最拙。若見小子所述。當大快而毀此作也。又屢云。詳予書中。六書音韻表後題云。以詩分圖。若本類。此易易耳。所難者漢唐人讀易俗字。類類不通。審音者。其必先審形乎。吾書雖寫定。然盡著其不合於本類之音。庶幾不欺後學。不自欺歟。讀公許書注。及此書。今歲四十年已。實有大不歉于心者。人壽幾何。知識無涯。前望後望。擲筆長嘆。又題副葉云。此書附說文注行。而版比說文注闊。同裝時。說文注邊紙不留餘地。致此書線偏中心。閱之生悶。前書大人所屢閱動筆。此較役心手少。衿謹與戴氏點定本表同用。重裝置之一處。此尊手澤。彼便閱也。道光二十有四年七月丁丑裝成。手躡快志數字。又題云。咸豐三年十二月。鄰火闕十二篇。十四篇兩册。下有褚衣袒者白文小方印。孝拱之印。朱文大方印。此書徐積餘藏。

閱唐詩鼓吹。康熙刊本十卷。陳少章臨何義門批點。何又加批。陳又加箋釋。

前有顧千里題識。只贖前六卷。後四卷以臨本配。王欣夫所藏。云是丁芝孫故物。

閱春秋繁露十七卷。明抄影宋本。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前有樓郁序。後有胡榘跋。卷十三闕一二兩頁。卷十二首頁闕廿四字。此係宋本原闕。明刊各本皆從此出。闕亦如之。涵芬樓藏。傳書堂故物。胡憲仲印。庚戌進士印。又兩京遺編本。每半頁九行。行十七字。亦涵芬樓物。孔蕙谷借錢獻之校永樂大典本臨校。又以活字本王道焜本參校。書內有復校夾籤。引原本抄本叢書本。係蕙谷之子傳棫所書。原本當指大典本。抄本當指聚珍本。叢書本當指漢魏本。卷六服制像第十四。第一行。故其可失者。失校書眉上注云。明王道焜本作。故其可適者。錢獻之以大典本校之云。古文適作頁。恐改食非是。據此知錢校原本。爲王道焜本。後跋云。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十一月。借錢獻之校永樂大典本重校一過。凡四日訖。孔繼涵

記於京師貝蔭胡同。與武英殿本略校。知聚珍本可貴。

閱楚辭權。橋李陸時雍敍疏。明刊本。過錄王文簡公評點。有長跋。已錄入文簡年譜。涵芬樓燼餘書錄。認爲文簡手蹟。誤。另有杜詩會粹戰國策兩種。亦列入文簡評點本。更誤。蓋此二種評語陋劣。間有訓詁。均違王氏家法。決非文簡所爲。因認楚辭權爲文簡手蹟。故誤以爲下二書亦文簡評點也。跋語有闕文。固已可笑。況其所一行筆削下闕徒能移易其篇次。

讀抄本萬卷樓集。顧棟高復初撰。說經皆爲應制而作。論治河有卓見。惜抄多漏舛。景鄭藏殘稿二冊。有復初自改之筆。知傳抄本非定稿也。

桂辛書來。居然覓得營造彙刊三卷四期。從此所缺都全。爲之一快。心誠求之。仁遠乎哉。

編趙尙書奏議目錄竟。未分卷。附趙大臣奏議目一卷。自去秋至今始寫成。頃閱純常子枝語卷三云。道光朝俄羅斯進呈書籍。今存總理衙門者凡六

百八十本。光緒乙酉余爲趙次山御史草奏請發出繙譯。旋總署覆奏。以爲舊書不如新書之詳備。俄書立論。又不如英德法三國。可不必譯。事遂中止。據此知御史任內尚有漏落之奏稿。

吳向之同年

廷燮

自南京來訪。今年甲申十一月八十大慶。已較前龍鍾。記憶

力尙未失。娓娓話舊。四十一年老友。重得握手。亦難得之事。起潛覓得向之自訂年譜寫本。至五十六歲止。當促其自續成之。亦佳話也。許我見贈方輿紀要續編十六卷。云已脫手。却未帶來。

毛彥文送來秉三遺著一冊。順直河道改善建議案。作於順直水利委員會裁撤之際。井然有計畫。佳書也。

擬輯秉三雜著。定名明志閣遺著。用叢書體編年。分爲若干種。另輯明志閣電稿文存詩存詞存四種。大略盡之矣。

秉三遺著中有錦瓊鐵路關係文件。內有仍珠通信十通。難得之件也。

草熊秉三家傳畢

鳳凰熊君秉三家傳

君諱希齡字秉三行一湖南鳳凰直隸廳人原籍江西南昌府豐城縣曾祖朝簡靖州直隸州訓導祖士貴鎮筸鎮標左營把總本生祖廷燮歷任沅州協千總晃州汛守備父兆祥歷任鎮筸鎮標中右前後營守備調綏甯營守備升衡州協副將撫標新左營管帶澄湘水師營統帶自廷燮任沅州千總寄居府城芷江縣治寶山朱其懿任沅州府知府延名師課子弟兆祥以同寅之誼得遣子附讀穎悟異常兒爲其懿所獎譽年十四入學入沅水校經堂肄業主講席者善化沈克剛黔陽黃忠浩以兵事歷史地理課諸生君每列優等又以師禮事其懿旋補優廩生湖南學政張亨嘉激賞之光緒辛卯中式本省鄉試舉人壬辰會試連捷亨嘉批其卷尾云年甫及冠拔起邊陲談兵如何去非說地如顧景范他日當爲有用之

才不僅以文學顯也。甲午補殿試。成庶吉士。先娶貴州鎮遠廖氏女。生女寶貞。殤。乙未廖氏卒。其懿以妹。其慧妻之。兆祥時軍醴陵。君奉母家居。貧甚。既爲將門之子。外王父吳支文亦藍翎守備。自幼習聞兵家言。膂力過人。慷慨有大志。忠浩奉湖北巡撫譚繼洵之召。領武靖營。管湖廣營務處。君往依焉。爲湖北布政使陳寶箴所賞。寶箴升任湖南巡撫。遂回籍。與陳三立、黃遵憲、梁啓超、譚嗣同等籌辦南學會。及時務學堂。戊戌。與江標同召入都。尙未啓程。王先謙已密函京僚奏劾。八月奉。上諭。候補四品京堂江標。庶吉士熊希齡。護庇奸黨。暗通消息。均著革職。永不敘用。並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乃蟄居沅州。庚子。唐才常革命事敗。辰。沅道疑君與謀。密捕之。賴其懿營救。得免。辛丑。丁父憂。壬寅。其懿任常德府知府。設西路師範講習所。聘君主其事。癸卯。趙爾巽升任湖南巡撫。奏稱熊希齡自獲譴以後。閉門思過。德性與問學並進。廢棄可惜。懇恩。免予嚴加管束。擬令助理。

學務以觀後效。奉旨照准。委充西路師範學堂監督。又創辦常德中學。捐沅州所居宅。設務實學堂。湘省官紳銳行新政。君多贊助。如廢除書院制度。設立各級學堂。派遣學生赴日本。分習師範陸軍及各種工業。設立全省礦務總公司。官督紳辦。裁撤綠營。舉黃忠浩創練新軍。爾巽遇事咨詢。而舊黨之失志者。遂以爲集矢之的。甲辰。湘撫易人。新舊黨爭益力。君苦心調停。不爲衆諒。是時各省士大夫要求立憲。集會籌議。舉國嚮風。以江蘇張謇爲之魁。君遙爲聲援。往來滬漢之交。時論愈器重之。東渡日本。考察教育與實業。乙巳。趙爾巽授盛京將軍。奏稱庶吉士熊希齡請加恩免其永不敘用。發往奉天差遣委用。旋奉出使各國考察政治大臣載澤等奏調隨員。派充二等參贊官。回國後。戴鴻慈端方奏保以道員分省補用。遵調到奉。委充農工商局局長。設立農務試驗場。商品陳列所。勸工場。高等實業學堂。又請開濬遼河。整理林政。著滿洲實業案三卷。丁未。委赴日

本調查濬河工程及商務。回國後。江蘇巡撫陳啓泰奏調。委充農工商局總辦。兼蘇屬諮議局籌辦處總辦。兩江總督端方亦委文案。兼寧屬諮議局籌辦處總辦。是時湘省舊黨勢衰。新材輩出。前派學生。有習專門磁業者。遂於醴陵創設磁業學校。附設工場。出品優美。宣統元年己酉。度支部尙書載澤奏請賞給四品卿銜。派充東三省清理財政正監理官。二年庚戌。湖廣總督瑞澂奏保簡任湖北交涉使。未赴任。督辦鹽政大臣載澤奏請簡授奉天鹽運使。仍任正監理官。三年辛亥。東三省總督趙爾巽派充東三省屯墾總局會辦。著東三省移民開墾意見書一卷。是年冬。乞假回里省親。行經上海。遇故人黃興。宋教仁等。商南北和議。多所斡旋。君主張中國必須統一。與程德全等組織統一黨。被選爲理事。民國元年。任吳淞中國公學校長。共和告成。唐紹儀組閣。任財政總長。與湯化龍等組織共和黨。合併統一黨。未幾辭職。出任熱河都統。著熱河改建行省議一卷。二

年共和黨改組爲進步黨。實行責任內閣制。九月奉命組閣。任國務總理。自兼財政總長。三年大總統袁世凱以各省都督巡按使聯電請改總統制。命於國務會議時悉心研究。君呈復云。希齡既承命實行責任內閣制。改制後。應請另選賢能。贊襄國務。在任僅八閱月。議定大政方針。由司法總長梁啓超起草呈府核定。正擬赴國會宣讀。忽奉解散議會之令。交院副署。卽先後辭財政總長國務總理職務。旋特派督辦全國煤油礦事宜。以籌畫開採延長石油爲入手。延美國技師探鑽測量。以經費告匱。至四年秋結束。籌安會成立。乞假南歸迎母。至天津暫憩。蔡鍔起義。世凱憂悸發病死。京兆直隸水災甚重。特派督辦水災河工善後事宜。七年水患平。乃呈請大總統徐世昌。清太保世續。開放京西香山靜宜園。建立慈幼院。以收容水災後無家可歸之兒童。八年。在津丁母憂。九年。慈幼院校舍落成。十年。授課。十一年。中華教育改進社成立。推爲董事長。十三年冬。任善

後會議議員十四年。特派永定河河工督辦。著京畿河工善後紀實十六卷。十五年。國民軍退南口。乃與趙爾巽。王士珍等組織京師治安維持會。十七年。奉軍出關。與王士珍等仍以治安會名義維持地方秩序。十餘年以來。天災人禍。救死不暇。君先後創辦湖南義賑會。臨時婦孺救濟會。與西人合辦華洋義賑會。西伯利亞大饑。國際賑災。贊助甚力。推爲世界紅卍字會中華總會會長。二十年秋。其慧卒於北京。其慧生子一泉。女二芷。鼎泉幼得癱瘓症。二十一年。析產與子女。以自留一分。捐充熊朱義助兒童幸福社基金。是時日寇攻陷瀋陽。侵及熱河。二十二年春。親率世界紅卍字會救濟隊赴長城各口。救護傷兵。又赴南京參加國難會議。以宗旨不合。退席北旋。陡發肝疾。幾瀕於危。二十三年春。赴上海。出席中華慈幼協會全國領袖會議。舊恙復作。服中藥而愈。深感身世飄零。有兒病廢。長女遠嫁。次女睽離。內顧無助。所辦香山慈幼院事務叢雜。無人付託。乃於

二十四年春娶浙江江山毛氏彥文爲繼室。二十六年春偕彥文赴爪哇。出席國際聯盟會召集之國際禁販婦孺會議。著香山慈幼院歷史彙編二十二篇。夏偕赴青島。主辦青島市與香山慈幼院合辦之嬰兒園。籌備甫竟。而蘆溝橋之變起。匆匆返滬。戰事陡作。親率紅卍字會實施救護。設傷兵醫院四。施治六千餘人。難民所入。收容二萬餘人。先後由戰區救入安全地帶之難民達二十餘萬人。三閱月間。疲勞沈痛。不幸京滬相繼淪陷。長江道阻。乃挈眷航海繞道廣州回湘。行抵香港。激刺過深。遽於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黎明。患腦溢血逝世。距生於同治庚午六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有八。一生盡瘁國事。不沾沾於利祿。成庶吉士後。卽以桑梓維新爲務。故未與試。授職獲譴後。努力湘西教育。開復後。值各省主張憲政。君與倡和。漸爲朝野所敬仰。服官後。忠於職務。尤注重預算決算。釐剔積弊。凡所施見。不同流俗。袁世凱以雄猜陰狠之才。綜攬國柄。忌宋教仁而

殺之。不能不羅致君。授以國務。冀取海內之望。然其心實深嫉之。任熱河都統時。清理行宮古物。淮軍宿將姜桂題。有功邊事。擬呈請特給勳章。以旌其勞。桂題示意。欲得清帝紀念品。卽檢康熙乾隆御筆聯扇各一贈之。并報國務院轉呈立案。卸國務總理後。某巡按密託。謂有侵盜嫌疑。世凱欲窮究。迨得原呈。其事乃寢。嚮使君以大意出之。未始不可陷於羅織也。君天懷坦白。自奉儉約。馭下寬而律己嚴。尤於辭受取與之間。兢兢致慎。公私文牘。親自屬稿。分類歸檔。皆留副本。因南北俶擾。散失甚多。其塵存者如蔡鍔之舉義旂。段祺瑞之討復辟。直奉直皖江浙湘鄂之內戰。呼籲和平。瀋陽事變後。禦侮救亡諸計劃。無不澈始澈終。洞中窾要。至今讀之。愛國之熱誠。躍然紙上。晚年痛社會之窳敗。政治之阡危。欲以幼幼及幼之心。爲國家栽培元氣。不幸鋒鏑南指。倉皇播遷。茹痛旣深。遽以劇病隕於旅次。平生似遇而實未遇。欲有爲而終不可爲。吁可惜也。余之識君。其

懿爲之介共事之日甚淺。君高掌遠蹠。余則拘墟不化。性情取舍。頗不相同。而投契之深。則三十五年如一日。今承彥文之屬。追述所見所聞。序次家傳。并擬選君有用之文。編爲遺集。以備後來學子有所宗尙。聊盡後死之責而已。

閱秋蟪吟館詩鈔。擬爲仍珠草家傳。查其生年。生於咸豐丁巳。

數月來。草亡友金君仍珠家傳。搜輯甚苦。以秋蟪吟館詩。端忠敏奏稿。光緒實錄爲根據。又乞仲恕丈指示。至十二月初。始脫稿。稿存合衆圖書館。所敘皆事實。無虛構。惟開復革職案。據傳聞。無書可證。尙須續訪。

金君仍珠家傳

君江蘇上元縣人。父和。咸同間文學家。著有秋蟪吟館詩鈔。世所稱亞匏先生也。側室汪。生子名曰遺。字曰是珠。適室張。生君。名曰還。字曰仍珠。君生於咸豐七年二月十六日。聰穎異常兒。甫十二歲。習爲舉業。執贄於金。

壇馮煦授以詞賦之學。弱冠入泮。授徒養家。藉月試書院膏火。以補不足。光緒十一年乙酉。君中江南鄉試舉人。亞匏於是年冬病沒。於是兄弟二人均藉父執之介。襤被度遼。是珠就營口英領事署文案。君就東邊道。爽良司帳。爽良調山西河東道。君隨往管理鹽務出納。恩銘繼任。留君自助。恩銘升山西按察使。君以會試挑取。謄錄。議敘知縣。隨至太原。巡撫胡聘之委充文案。繼任者何樞。毓賢。岑春煊。趙爾巽。均加委任。曾署理夏縣知縣。委辦歸化關稅務。保升知府。二十九年。趙爾巽擢湖南巡撫。奏調隨行。委充文案。出署澧州直隸州知州。以治行卓著。彙保。傳旨嘉獎。調回文案。兼任銅元局總辦。是時廣西陸亞發攻陷南丹。土州東蘭。懷遠。聲勢洶涌。靖州一帶戒嚴。廷寄湘撫。切實防堵。君獻議曰。目前南路喫緊。必由黔桂邊隘襲取湘西。以羣山自蔽。湘軍窳朽。不宜任重。宜速練得力新軍。以備未然。乃奏派在籍道員黃忠浩募勇四旂。認真訓練。防堵西南各隘。奉旨。

允行。陸果與官軍營勇通圖撲桂林。湘西又戒嚴。爾巽奉召來京。陛見。以陸元鼎署湖南巡撫。道經武昌。謁張之洞。商防勦方略。之洞言忠浩叵測。宜撤換。鄂省當出師會勦。其意蓋欲起用張彪也。元鼎到任。檄委君留原差。乃進言曰。湘軍均有莫氣。惟黃忠浩新軍可以一戰。西路之防。重於南路。以守爲防。不如以勦爲防。不特臨陣不宜易將。且宜飭忠浩率兵出境。會同粵桂之師。直搗其巢。元鼎從之。果奏奇捷。之洞偵知。君阻其議。恚且恨。並與元鼎齟齬矣。三十一年。趙爾巽簡盛京將軍。奏調赴奉。差遣旋於秦晉賑捐案內。獎升道員。委充文案總辦。兼辦內文案交涉機要。又兼任財政總局會辦。日俄和約甫定。日軍撤退。接收事件繁雜。南滿路附屬地各案。尤爲棘手。君應付裕如。會有奉省開埠章程。由北洋大臣袁世凱主稿。函奉會奏。爾巽失其函。而以原稿交君審核。君未知爲北洋之藁也。擇其不合者。或刪或改。爾巽命鈔胥繕正寄津。世凱得復。初未校其同異。嗣

爲幕府所訐發。世凱盛怒。派員赴東查詢何人主稿。君悚然曰。東省交涉全恃直奉會商。咨行外部。與日使折衝。若有隔閡。必增荆棘。力請開差南歸。不許。三十三年。盛京將軍裁缺。徐世昌授東三省總督。徇世凱意。君於財政局員參案內。牽連革職。三十四年。兩江總督端方委辦南洋印刷官廠。奏稱有用之才。廢棄可惜。保送引見。之洞欲尼之。而名已上聞。奉旨以知府用。宣統元年。錫良繼任東三省總督。奏請開復原官原銜。調東委辦奉天官銀號。密令策畫錦瓊鐵路事宜。錦瓊鐵路者。發起於美國銀團代表司戴德。聯合英商保齡公司。借款承修葫蘆島。經錦州洮南齊齊哈爾至瓊瑋鐵路。美任借款。英任包工。於是年八月訂立草約。密摺奏聞。交部議。度支部尙書載澤惑於左右之論。謂此路費鉅利少。慮其虧耗。會同外務部郵傳部復奏議駁。錫良怒而請假。君與熊希齡鄧邦述奔走斡旋。再由錫良程德全會奏。力陳東省危亡在卽。非采均勢主義不能挽救。攝政

王甫有轉圜之意。而事已洩於俄日。俄使以穿越中東路爲背約。乃改議先築錦洮。日使又以並行南滿路爲背約。先後詰責。支吾逾年。而大勢已變。正約迄未成立也。三年。趙爾巽調任東三省總督。委文案總辦兼東三省官銀號。武昌變起。金融動盪。調度得宜。關外安堵。奏署奉天度支使。未到任而共和詔下。爾巽乞休。君亦退隱。民國二年。湯化龍梁啓超組進步黨。君加入焉。舉爲基金監。以內蒙部落渙散。游說各旂王公。在京組織蒙古實業公司。舉科爾沁左翼後旗札薩克親王阿穆爾靈圭爲總理。君爲協理。聯絡情感。拯濟困乏。內蒙嚮化無異志。世凱於是知君之才。然未能用也。八年。梁啓超爲財政總長。以君爲次長。啓超遇有推舉財政鹽務專才者。輒予委派。更調頻繁。每遭各省拒絕。君乃建議。嗣後任免宜先經會商。再提出閣議。啓超諾之。乃疏通各省長官。令已經任命各員。仍赴新任。以保持中央威信。任事三月。力勸啓超引退。在野主持清議。從此啓超不

復參加政局。益重君矣。十二年。中國銀行股東會舉君爲總裁。張嘉璈爲副總裁。撤換某省分行經理。督軍電阻。保留原任經理。君電某督。謂此次改派經理。因前任有應予撤職處分。事關全行風紀。未便姑容。茲徇尊意。擬暫准留職。三月後仍以現派之員接充。倘不蒙鑒諒。惟有命令分行停業。以期兩全。特貴省爲全國模範。銀行被迫停業。似與全國景仰之令譽有關。應候明示。某督復電如約。會有直奉之戰。巡閱使吳佩孚召張嘉璈至四照堂議事。薄莫不得出。君入謁。問其故。佩孚謂本日軍需急待支用四十萬元。請副總裁提交。商妥後即可回行。君云庫款動用絲毫。皆有定章。且有股東監督。非副總裁所能擅取。行中文件。每日皆須副總裁簽發。未便久留。若巡閱使卽須提款。則請派隊開庫逕提。俾有交代。或知照財政部派員提供押品。與行簽定契約。亦可立辦。否則請扣留總裁。聽候處分。佩孚改容謝之。事乃解。其勇於負責。當機立斷如此。十五年股東會因

辛勞過度。於辦公室患腦溢血。急治得蘇。而右半不仁。神思顛倒。逾年清醒如常。自言如沈睡初覺。癱臥不起。轉側需人。至十九年夏。虛弱難支。溘然長逝。時在庚午六月十二日。享年七十四歲。君配東氏。先二年卒。婦翁爲丹陽東允泰。與亞匏莫逆。卽撰金文學小傳者也。生子二。綬游學英國。習礦工。柱曾任北京財政部僉事。君倜儻權奇。饒有智略。持躬清正。處事和平。自幼食貧。甘爲委吏。於世俗之變幻情僞。洞燭無遺。剖決疑難。億無不中。歷參戎幕。熟覽朝章國故。奏咨批答。下筆如流。嘗慨然曰。任大事者。貴有君子之襟懷。而不可不知小人之心理。有小人之機智。而不爲小人。斯能了事矣。又嘗自謂。獲上臨民。獨當一面。吾愧未能。若爲入幕之賓。參與密勿。果能言聽計從。雖未必致治。先求其不致亂。吾所優爲。嗚呼。用君者。能如駱胡兩文忠。其所成就。豈僅此而已哉。余少於君十七齡。自晉而湘而遼。同室辦事。受其匡益。罷官後。同寓滬濱。過從尤密。自君北徙。每年

入都相訪。必晤聚數十日。聞君病廢。時往省問。病榻前絮語如家人。以身後事相付託。故知君之志行甚諗。儻及今而不爲之傳。恐後世遂無知君者矣。爰書其犖犖大者。以備蒐采。欲知鼎革前後之政治關係者。或有取焉。

向之贈景杜堂存草一冊。刻本已絕版。

連日閱曾忠襄集畢。忠襄散文摹歐曾。頗委婉。駢文蹊徑不高。

訪福厂。以同伯丈所著武林歲時風俗記見示。允捐贈合衆保藏。

程繡虎藏書有明抄本郅雪嵐集。向所未聞。記此以備借觀。程少芹之兄在

濟南。王獻唐弟子。

託王稻坪向屠康侯借王艘軒所輯全氏七校水經原稿本。允向寧波取來借閱。

卷盦詩存

杭州 葉景葵 揆初

哭孫江東 舊作

江東少工應舉文。受甲午後變法論之激刺。赴日留學。曾草罪辯文。主張排滿。又主持浙江潮及杭州白話報。爲時論所忌。

病中千百語。語語抵兼金。神到彌留定。交隨患難深。形骸欣解脫。骨肉費沈吟。此去依清淨。臨危愛梵音。蓋棺方論定。依舊是孤寒。命蹇文章賤。時危事業難。薙鬚仍老瘦。罪辯已叢殘。縱忍須臾淚。爲君摧肺肝。

題高嘯桐遺照

光緒丁未。余自盛京鍛羽南歸。媿室先生扶病下交。延譽備至。載瞻遺像。愴然有感。

展禽見黜不須三。說士情懷晚愈甘。病榻從容論往事。諍臣諍友兩無慙。
主少國疑公竟逝。西林威望亦差池。欲裁狂簡終無用。更有心香熱與誰。

寄懷濟南李大熙

浩蕩靈修未可訶。故人強飲近如何。聞聲便作波濤想。顧景方知罔兩多。鶉
首賜秦天已醉。龜山蔽魯手無柯。春來肝肺應疏放。且向青郊策蹇羸。

壽笙譜姑丈八十

戊午

昔我王父在汴州。妙選佳壻人所羨。我父相遇若弟昆。出入衙齋共筆硯。我
姑婉嫵事夫子。躬親浣濯服炊爨。閨中餘藝常邁羣。圖寫蝴蝶窮萬變。我丈
英挺擅年少。勵志砥行若操縵。刻畫金石超篆籀。模狀烟雲別素絢。以云從
政學則優。大官荐剡初作掾。淮蔡羣俗好巫禩。臨以儒迂易瞑眩。春耕旣勸
民罷鬥。夜厖無警盜不篡。忽感霜露思邱壠。三年報最意亦倦。歸裝那有鬱
林石。并無杜曲好東絹。老屋蕭森故樹瘦。粗糲已覺荷天眷。大兒惓款甘薄

官小兒讀書勤且愿。攤經課孫孫復孫。個個精熟異童丱。科頭取涼曝背煖。
緩步登嶺腳不汗。養生妙理祇如此。熊經鳥伸誠夢幻。我姑卽世終寂寞。迺
與畫圖共昏旦。湖光是師山是友。脫略糟粕開生面。神閑氣靜意始到。日永
春長力足贍。嗟我失怙苦行役。如蓬轉風重到汴。我來丈去判南北。卅載蹉
跎不相見。尺素稠疊招我隱。彷彿駑馬受羈絆。黃沙撲人朔風卷。但有往鴈
無來燕。昨宵夢轉復入夢。中堂雙燭張盛宴。女兒酒陳肥豎爛。菊花爲粳魚
作麵。掀髯高坐丈意喜。以殘壽丈且自獻。日高睡足看行篋。頗思投劾下江
漢。丈兮丈兮佇我歸。白髮雖多腰腳健。

哭金仍珠

庚午

平生益友惟君最。又到吞聲死別時。病裏笑談仍隔闕。夢中魂氣忽迷離。已
無筆勢銘貞曜。祇有琴心殉子期。一慟儻隨冥契逝。神州殘命況如絲。
卅年形影相追逐。君病而今四載強。平旦東方神已敝。浮雲游子意何長。焚

琴燕寢花無主。

侍婢阿琴
他適

啜茗公園樹久荒。

余至京。每日在公
園老樹下茗話。

遺著未編遺囑在。含

悲鄭重付諸郎。

游華山登南峯。經西而北。至中峯小憩。步過女士韻。

丙子

山到中峯氣勢完。尊如漢殿觀呼韓。沈沈裂蘚緣危磴。折折披麻露遠巒。幾個胡孫愁險阻。千秋毛女戀高寒。摩崖儻有長生籙。多恐行人不暇看。

游雁山經麗水贈陳雪白。

括蒼山勢漸嶙峋。雁宕靈湫更絕倫。不愛平凡愛奇崛。天教磨鍊浙西人。

山居卽事

丁丑

蕭然一我去來今。物觀因之判淺深。稚鳥已懷求牡意。馴貓時抱惜書心。每拋早粥搜花蠹。預戒鄰童踐筍林。日莫料無談友至。安排倚枕作孤吟。

游漢陽贈盧鴻滄。

廿年塵事吾能記。春水船頭識俊顏。饒有精誠銜海石。誓將心跡託雲山。琴

川樽酒黃冠侶。草閣弦歌絳帳班。祝子加餐能強飲。爲開廣廈萬千間。
浮雲芳草幾滄桑。寂寞齏鹽味正長。椎髻梁鴻甘市隱。引吭雛鳳出朝陽。眼
中北斗惟歐冶。腳底洪爐卽壽觴。老友掀髯吾拍手。共看百鍊作光芒。

贈經六新居

庚辰

避地兼忘世。當師衛子荆。安排舊栢棧。拂拭短燈檠。人物懷三益。乾坤換一
枰。開軒南極目。鄉思竊然生。
安定傳家學。吾尤契白眉。菑畲勤有穫。堂構敬無衰。兄長躋貽背。聲名惜豹
皮。願君滋九畹。努力愛佳時。

題周氏孫印譜

刀法純由篆勢來。周金尤近篆胚胎。若從祖武論師授。孟鼎摩挲日幾回。
髻年篆法能奇崛。病後髯翁啓笑顏。持比吳興傳畫蘊。趙家三馬尙人間。

題荀齋校書圖

宋存恬裕俱亡篋。德化江安孰與齊。突兀異軍新崛起。百年風會到浯溪。
松陵文獻厄難存。有用書齋祕冊繁。頷下驪珠隨手得。何須百宋與千元。

和韻嘲叔通丈

生非我生死非死。尻輪神馬寓莊子。適然而來適然往。號咷與笑毋乃似。樂
生哀死人之常。邇來世情薄於紙。賀客羣趨弔客稀。素車白馬知誰氏。卓侯
雅愛急就章。忽遇辰年呼起起。那知老髯壽骨堅。天與陽秋在皮裏。一呪何
殊獻百壺。千年鶴壽不足擬。寄語清朝蘇翰林。玉堂已遠鄩都邇。無常不約
亦須到。閻羅健忘無此理。請將生死付浮雲。祝宗之祈今日止。

和答俞彥文

胠篋探丸事可驚。數米量桂意難平。不耕而食甯非罪。蒙難無憂浪得名。今
日愈思良吏治。此邦彌見舊民情。三高風節依然在。況復青藍有定評。

讀張今頗將軍遺詩

辛巳

白山迤邐見旌旂。係頸降王事可師。定遠已侯毛穎在。營平未老羽書馳。愛
姬都了明駝願。衰鬢無慙快馬姿。讀罷殘篇更凝望。前朝玄菟幾人知。
憶昨度遼依破虜。塵勞冉冉入中年。伊人洄溯無崖岸。舊學商量有簡篇。翠
釜素鱗成夢轂。寶刀駿馬付哀絃。晚來亦厭傴僂舞。九十蕭條衛武筵。

張菊生丈患癰閉甚險。入醫院。施手術兩次。霍然而愈。病起述懷。貽七
絕六章。作詩答之。

州都氣化有專官。

內經勝胱爲州都之
官。氣化則能出。

注藥攻療豈易殫。人與百蟲爭旦暮。天留一

老試艱難。河堙堯壤疏先鑿。雨漏媧年補復完。不具婆心兼聖手。焉知松柏
後凋寒。

贈海昌朱肖琴

肖琴經商所入不豐。知足而止。粗足溫飽。以長子家麟早夭。乃設家
麟貸學金以濟同邑之孤寒。戰後移至滬上。今年正月五十生日。有

自述文。余敬其人。以詩贈之。

儒家貴無我。佛亦無我相。勞勞物我間。觸念易生妄。譽兒每有癖。臨財未肯讓。蜉蝣閱旦暮。倏得復倏喪。要知萬物靈。後先相倚仗。求璞必良工。選材須哲匠。古人易子教。正慮恩情障。家塾與黨庠。取舍各有當。朱公儒而佛。愷悌人所仰。歲入等錙銖。博施輒踰量。故鄉多寒峻。耐寒志愈壯。潤以膚寸雲。挾如三軍纊。我願世間人。咸仿朱公樣。絃歌偏海澨。人心知所向。黃巾不敢撓。力與陽九抗。我願世間人。長拜朱公貺。盛年日正中。吾黨神俱王。孤寒齊頌首。祝公永無恙。

枕上占二律贈伯綱。因聞其徵求圖詠作七十生日。

西園翰墨舊知津。民隱平反氣若春。澹泊蠶鹽皆相度。迴翔文史亦天真。名山紹業宜稱壽。祕室藏珍不患貧。四海共知公有慶。堪嗤寂寞草玄人。逸興遄飛卽壽徵。故交吉語似雲蒸。烹葵采菽人同健。作畫哦詩僕未能。相

肚撐船容幾輩。佛頭著糞。是凡僧。惟公慧業。今無兩。昔有南梁。且並稱。

俶仁示咏淚詩和之。廣其意。

百年哀樂乘除裏。雙眼生來淚與俱。聊爲素絲泣歧路。豈因濁酒哭窮途。窮時勒馬鞭猶在。歧處亡羊筴并無。寄語阿蒙須刮目。仰看玉女正投壺。

海棠

西郊海棠頗稀見。今我鬻宅別此花。稚子哆口曰可惜。聽我詔爾毋咨嗟。翳昔斜橋住最久。初種豫章纔兩丫。培之沃之蹶然起。猶龍夭矯雲盤拏。拂拭巨材薦新主。聊以海棠載後車。踰淮之橘天所忌。腰圍瘦損面削瓜。七年療養禁剪伐。土膏脈脈豐春芽。愛之加膝則豈敢。高明鬼瞰理不差。露刃叫突虎作俚。徒跣顛頓狗喪家。此花不肯受威惕。潔身獨立殊可嘉。今春萬蕊更奇麗。循牆讚歎惟陳爹。花歟人歟適相遇。誰是主人誰客耶。寸莖皆爲地所寶。微軀幸在天之涯。明年作客來訪花。居者勿迎亦勿遮。一諾便書賣宅券。

鈴以押印紅如霞。

守庸以扇面屬書贈以長句。

亂離得友亦堪娛。翻慮時平各向隅。遊戲每能覘品概。昂藏寧肯效侏儒。浮生萬日何難了。吾道千秋不易孤。來歲龍湫歸隱後。儻煩猿鶴一相呼。

和叔通韻

羣龍勢若箭離弦。梟獍寧能久放顛。一鶴引吭聲在野。萬牛回首目無全。諸生繇繇毋相溷。百卷梅花孰與傳。吾愛吾廬公所許。東門黃犬任人牽。

贈卷盒同年並賀新居。

叔通

少壯功名赴急絃。卅年市隱雪盈顛。平生有戀皆能捨。與世無爭善自全。家事不令姬侍白。楹書已付衆人傳。菟裘三徙寧初願。任運何曾百慮牽。

贈陳永青

仲尼五十始學易。若論經商亦可宗。稱物平施謙則吉。艱貞柔順象非凶。小人有母萱生背。君子無爭竹在胸。後此百年天地泰。庶幾來復見潛龍。

沈棉亭五十。妻久病而無姬侍。詩以調之。

人間瘦沈此重來。仙骨曾聞鶴有胎。示儉能邀平仲敬。覃思羣佩計然才。月圓花好常虛度。水毀金穰莫浪猜。五十頭顱未爲老。不逢鳩鳥卽良媒。

蟪廬寄到未定稿三冊。展讀漫題二絕。

狐史簡亡遺直渺。號鍾絃絕鄭聲盈。掩關讀罷重搔首。如坐當年寫禮廡。寂寞子雲誰後死。蕭條宋玉不同時。何如早喝當頭棒。免使紛紛懺悔遲。

林子有以七十初度詩見貽。題四絕句贈之。

七十稱稀古有之。今人容易白鬚眉。大家各展廿年壽。游武夷山喫荔支。三遷仍得樹扶疏。垂老荷衣是劫餘。災異重編臣向奏。幽憂細檢父談書。偶然遊戲亦神通。成敗都歸覆手中。滿地江湖行不得。一時宗炳臥游同。

萬家爭寫詔庵詞。又誦初筵抑戒詩。我與遺山同一慨。相從何止十年遲。

寄懷葆之兼簡伏廬

雙眸炯炯挾秋光。閱盡人間穀與臧。魑魅相干俱辟易。兒曹屢空亦軒昂。才如屈賈能憂國。譜到江焦最愛鄉。爲報河湟屯鐵騎。明年許作放翁狂。本初才調劇雄奇。蓋世勳名黍一炊。文若但爲存漢計。仲連豈有帝秦時。迷陽卻曲嗟無補。齊物逍遙意可知。差喜陳髯同寂寞。憐君貧病兩難支。

桂辛七十

九門曠蕩物皆春。行者無煩扇障塵。今日康衢都忘帝。當年筆路是何人。怨咨忽聽歌誰嗣。勞作原非厲爾民。輿誦未休玄鬢改。蕭然高臥一綸巾。艱難回憶辛壬後。煦沫相逢百感深。北際輪輿多覆轍。中間笙磬幾同音。亞歐通軌心猶昨。蘇浙聯鑣利至今。最憶錢江潮上下。橋頭鬱勃作龍吟。嶧陽地寶比琳瑯。共濟由來仗老謀。趙璧旣淪何日返。楚弓復得亦堪憂。昔

賢盡瘁蠶三起。同種相煎貉一丘。佇望袞衣還信宿。無邊桑土要綢繆。
法式刊訛仍李氏。燕居憑几學黃公。本無碌碌因人意。彌見孜孜格物功。補
訂黔書識苗裔。評量河論到光豐。藏山傳世無窮業。盡在君家藥籠中。
述陶自津來。談市況甚詳。并出生壙圖屬題。漫成長句。

少游我媿遼東豕。壯志君侔溟北鯤。生也有涯皆老大。古而無死亦煩冤。烏
鳶螻蟻何憎愛。泰岱鴻毛足討論。儻得乘風歸玉宇。一坏留與葬詩魂。

憶丁丑山居悼陳仲勉

山靈騰笑野夫嘲。一芥如舟不滿坳。黃鳥欲持荷作柱。青蠅翻以竹爲巢。賈
生年少曾無命。詹尹幾先未見爻。瓦缶騷然鍾韻絕。殘書零墨慎毋拋。

既爲述陶題生壙圖。又以長句贈行。

舊館才名老析津。劉伶埋我意堪珍。庭聞禮注兒能讀。家寶鄼原器未湮。

鄼原商鐘

直北有民歌襦袴。圖南爲國益塵囷。勸君強飲毋祈死。長作神州盡瘁

藏家

人。

沅叔七十以詩箋徵詩漫成一律。

士林快睹藏園記。不數鄰蘇與藝風。清代校讎誠後勁。蜀人文賦況兼工。一
瓴競欲移河內。雙鑑尤能表海東。保此歲寒松柏性。要知吾道未爲窮。

景鄭囑題遺芳圖。其嗣祖祖楨所畫蘭石。十七歲病歿。

國香今不競。九畹一銷沈。況有當門累。空懷入室心。夢徵欣再續。思澧動孤
吟。試采陔前潔。餘馨永在襟。

題同治元年敕祭南嶽碑何道州墨蹟

壬午

始建祺祥又改元。垂簾祖誠乍推翻。平吳已耗湘軍力。易代難招嶽降魂。辛
苦遺民談典冊。淒涼舊史失衡門。題碑巨手今餘幾。述者毋忘屋漏痕。

壽項蘭生

平生一知己。出處每相同。肝肺堪爲友。鬚眉忽已翁。鶴年天不靳。龍性道多

窮。況復經離亂。交期愈可風。
義利猶涇渭。惟君志不紛。衡門清似水。黌舍從如雲。治亂先機見。賢奸醉眼分。最憐雄傑意。罵坐幾人聞。
一載長安市。清名動九流。未投禰衡刺。終御晏嬰裘。餘子騰如沸。斯人倦卽休。門生走天下。不用亦奇謀。
疇人衍緒長。祖武未頽唐。老驥能千里。家駒各一方。嗟余青鬢改。端仗白眉良。頗幸餘生在。招邀作酒狂。

錢士青明年七十。實與余同庚。今年卽布置徵文。作詩一章貽之。

萬方龍戰日。三徑鶴胎時。壽世書千卷。尊賢酒一卮。辭榮甘野服。舉案念朝飢。鹽鐵無新論。簪纓有舊儀。金塗延世福。玉冊蔚宗枝。鳳舞湖山倦。鴻遵歲月馳。望衡凝道氣。交呂識英姿。宅相千秋鑑。衢謠萬口碑。思維南國化。珍重北山移。直諒非諛頌。將貽後代知。

蔣彬侯以甲午同年舊京攝影見貺。墨巢題七律一首。索和甚亟。勉步原韻。不堪爲詩人作輿臺也。

入洛何曾誤陸機。南飛三匝歎誰依。烹之瓠葉情堪共。踏偏槐花事已非。女醜漫呈新色相。臣飢同減舊腰圍。傳書賴有貧交在。伯玉閒居使者稀。

意有未盡。再題一律。

當年鼉憤龍愁地。橫海將軍早喪元。外侮依然鬪兄弟。腐儒何敢議乾坤。心兵白戰嗟無補。齒錄塵封久未翻。存者幾人驚老瘦。相期南北共開樽。

蔣彬侯寄甲午同歲舊京攝影感賦。

墨巢

名場子墨早忘機。北斗高懸尙可依。夢裏三千餘里共。鏡中四十九年非。眼明故國花如錦。事去金城柳合圍。莫學具茨相詬謗。庭槐猶惜舊人稀。

再戲墨巢在院治病。與菊生同病也。

不辭首下與尻高。決去懸疣一舉勞。茲術本由賢宰授。割雞莞爾用牛刀。
平生誤讀高僧傳。拋却髭殘病卽休。從此鬢絲禪榻裏。家雞家鷲兩無尤。

王蟪廬同年今年七十以箋索詩

摠衣昔侍談經席。把卷彌欽寫禮廡。羣彥嗣音知澹泊。長公委珮益堅貞。艱
難國寶驚臚篋。憔悴臣心對短檠。苦憶承平郊祀曲。何年調律補元聲。
禮運樞衡向大同。小儒蠡測論非公。順康以上千秋鑑。種族之爭一映空。衰
白每思當宇盛。還丹況有洞垣功。遺山逝後傳薪在。野史亭前祝歲豐。

明歲正月仲恕丈七十預製長律廿二韻祝之頗肖其生平

活人鄒律暖。爲客晏裘寒。屋小千秋大。巢危一老安。餘暉依畫几。往事夢征
鞍。贈策神彌王。籌邊瀋已乾。乍飛袁紹檄。仍著管寧冠。功狗遭羈縲。冥鴻漸
羽翰。振柯松得勢。抱節竹成竿。寂寞終投老。丹青遂改觀。不嫌梁鉞冷。微惜
莽甸殘。乾祐金漫鏞。端平墨走丸。論交殊落落。舉步亦珊珊。況有鳴槍警。因

之乞米難。解袍溫范叔。登席迓馮驩。餅罄疊非恥。田歸壁尙完。荆釵聯作繪。姜被慰加餐。誼在維桑敬。仁如彼葦敦。不材慚羽櫟。其室邇芝蘭。風勁鳩飛仄。河深鷺飲寬。仰瞻星示象。俯測海迴瀾。樊榭蘆花白。嚴祠柿葉丹。儻隨秋爛漫。同度嶺巒岏。拄杖知餘勇。相期訪釣磻。

奉答墨巢

病裏詩情了不殊。有詩焉用歎無襦。開緘頓使心潮上。琢句須防腦海枯。秋後蛤蜊休縱食。雲中雞犬儻來蘇。微聞僧瞎藏君壁。呼出猶堪敵萬夫。

答揆初同年

墨巢

貧病交期賴石林。能教持畫換光陰。匹夫豈必真懷璧。長老無妨再布金。醋媪久封三尺喙。夢婆枉費一番心。欲知鬼崇歸何處。雞犬雲中不可尋。

弔陳伯琴

仲氏桐棺尙水濱。如何伯也又埃塵。一庭雙璧皆新鬼。百事千鈞失替人。老父至今猶健飯。佳兒從此是勞薪。眼前賴有持家婦。善繼奚煩誨爾諄。

墨巢雪後款客賦呈

天上珠璣盡。人間坎窞平。衆生共飢渴。吾黨識謙盈。主與梅同壽。詩因雪更清。子由方避席。飽食不須驚。

雪

雪自人心出。春從戰骨回。積傷猶覺痛。驟喜更須哀。皓色能驚竹。寒聲欲動梅。若無溝壑念。洗盞爲君開。

伯綱以詩爲壽賦此畱之

癸未

休論鄉人與伯兄。撫余華髮適然驚。有生難得侏儒飽。未死欣看醜虜平。賴此好辭消溽暑。恨無餘夢續春明。明年儻約耆英會。宣武城南掉臂行。

範循甥四十以二律贈之

逃世無聞易。謀生不惑難。吾家新宅相。爾祖舊儒冠。天道頭頭是。人情面面看。莫憂強未仕。無咎卽心安。猶憶呱呱日。吾方夜度遼。嗟今成瓠落。祝爾似松喬。龍德中天健。鯤程渤海遙。孀親仍強飲。能撫稚孫嬌。

墨巢贈詩走筆和之

抱薪救火湯揚沸。祇坐當年少讀書。囊底萬言都是罪。劍頭一吷總成虛。屢經失得弓無恙。徧訪巫醫艾豈儲。未信吠堯仍作犬。却憂微禹共爲魚。

贈揆初同年七十生日

墨巢

職官共草元豐制。平準先成太史書。帝所動心天已醉。漢廷用少事非虛。收身老作藏山遜。縮手愁看竭澤儲。四海待君蘇涸轍。濠梁莫便說知魚。

續和

四海官邪無定軌。彌天商病有專書。偶思夜起翻爲蹠。莫肯深藏已若虛。聊比君平依卜肆。不隨臣朔耗倉儲。年衰漸覺柔能克。貽誤方來是史魚。

改杜俳體

夏涼日日著春衣。每日街頭信步歸。餓殍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不曾稀。穿花絲襪深深見。點水膠輪款款飛。傳語維希胖巡捕。暫時相賞莫相違。

答三弟見懷之作。并復書云。弟欲爲子由。卽料理南來。眉山昆仲晚年唱和。均在江淮以南也。

夔鼎升香傷一足。魚麗偏兩失中權。夢魂雲樹三千里。涕淚江波四十年。病婦後先眠吉兆。衰翁抑戒廢初筵。何時同拜橫山墓。手撫松鱗各泫然。

答張菊生丈

吾若無生何有患。有生卽與倮蟲讐。佛耶自縛終成繭。孔墨同嗟不展籌。兩害相權常取重。五材並用更堪憂。頻年袖手看鄰鬥。贏得人間喚贅疣。

答孫傲廬并呈王蓮友丈

梁園賓從吾三世。枚叔文章子九能。府主已欣魚得水。先人尤歎吏行冰。弓旌風會殊今昔。河嶽聲華有廢興。儻爲羣羊求爾牧。勿拋箠笠棄薪蒸。

答錢均父丈

湘綺樓中長揖客。葵園廡下小門生。並時文藻堪模擬。兩派薰蕕互詬爭。國論豈宜新舊袒。儒家未克躁矜平。老來馬首應何向。欲上崆峒問廣成。

答孫塵才同年

清代掄才重翰林。無端遼豕誤光陰。讀書每欠中邊徹。取友如求下上音。壯歲折腰多俗狀。寒門強項有遺箴。知君老作雕蟲悔。我亦慚爲莊舄吟。

再次墨巢韻答陳丈叔通同年

關內秦坑初熄火。山東孔壁尙遺書。誦孫副墨時雖遠。箕子明夷象不虛。萬物俱爲先聖役。百年宜代後王儲。太平禮樂公毋讓。豈謂如求木末魚。

七月十一日暴風雨。答顧君起潛潘君景鄭。

六龍吐雨百靈驚。燦怒風聲挾水聲。電母避威雷下蟄。江神失勢海西傾。循牆保障書無毀。伏枕憂虞稻不成。蝸角未歸王率土。何煩災異奏承明。

答劉放園

一統毋忘讐九世。國威損自甲申年。五星終歲天心復。六月陳師衆志堅。南出交州馳鐵騎。東規澎島下樓船。會招徐福童男女。共醉傲傲衛武筵。

再次墨巢韻寄叔通二首

驩虞乃可談王政。溫飽方知讀父書。遺子金籛誠不達。捫吾飯袋豈能虛。錦官有酒錢非乞。下撰無田米未儲。羨煞儉廬潘老子。年年都慶衆維魚。樂土適兮王道蕩。誰能盡信武成書。苗爲鼠食行將逝。郊有麟遊語本虛。靡室不勞三歲婦。中人咸罄十年儲。試均里社仍無肉。縱入洿池那有魚。

菊生丈步韻見和。再依原韻答之。

籛條在位非民望。施棗盈朝是國讐。幾輩迎降牽肉袒。有時偷度學雞籌。沛公長者終須諒。崔子猶吾更可憂。三宥未能平衆喙。一揮何惜去懸疣。

潘儉廬以前詩牽涉見和。依韻答之。

兒曹勿以儒爲戲。老子寧惟儉可書。尺五修髯知揖讓。一雙慧眼識盈虛。擬占先甲嘗新獻。更喚園丁理舊儲。候雁未南春尙早。莫將消息漏多魚。

再次前韻題碩果亭詩續

頭童面赤閉門居。厭讀司空城旦書。有弟翁如和且樂。此才名下久無虛。不
忘嘉樹尊常滿。愛寫新詩墨早儲。市道紛紛君莫詫。最難察見是淵魚。

墨巢有和。再依韻答三首。

僑也未嘗知政本。治標猶解鑄刑書。亂宜用重偏姑息。竊者封侯豈子虛。漫說民畧通帝謂。競將公器作私儲。登臺珠玉何時燼。殃及池中痛此魚。玉臺積翠化人居。鳳翽鸞棲不絕書。但聽吹竽禮南郭。未知按劍助朱虛。陽

春妙伎緇衣好。海宇良庖夾袋儲。問客何能何所欲。齊姜宋子鯉魴魚。
江鄉寂寞兩平居。門韻常通尺素書。何意養生嵇叔夜。甘爲賦海木玄虛。春
華秋實由來判。馬勃牛溲未要儲。說到西歸音正好。釜鬻休漑旣烹魚。

再次韻謝介弟直士招飲

壁間妙墨龍蛇動。坡老詩成喜自書。青勝愈知藍不朽。祥多始覺白生虛。事
兼陶冶談何易。貢厥琅玕夙所儲。四海百工皆仰食。豈惟式燕有嘉魚。

次墨巢韻簡沈崑山

嬰城嚙血安江表。夫壻堂堂有政書。陳善首爲曾相重。尙功心比左侯虛。一
傳令子聲兼美。再世童孫學素儲。醜酒好賢知故事。未聞食客怨無魚。

簡陳仲恕丈父子用墨巢韻

籠竹四莖松一幄。遠師烏篆迄蟲書。奮髯似欲張其怒。多節何難受以虛。梓
俯最宜橋作仰。冰寒端賴水能儲。過庭詩禮都成錄。不待陳亢問伯魚。

高存道繪赤松黃石并書小篆見貽。用墨巢韻賦謝。

博浪一擊如能中。後世應多未火書。可惜婦人兼女子。空談旺相與孤虛。赤松怕說喬松壽。黃石愁無儋石儲。稍喜晴窗舒鐵腕。千鈞掉尾似鯨魚。

贈徐寄廬小詩

臘月小寒節

平生夢繞九江船。浦溆縈回却且前。雨意未闌風力勁。篙工磬折舵工眠。蔣侯埋骨沈郎休。蓋世重瞳已白頭。喜有輸心城北美。未忘我室與綢繆。鳥聲出木仍依谷。驥力超塵不受鞿。記取臨歧珍重語。我宜弦佩子宜韋。

題熊叔厚遺墨。叔厚光緒甲辰進士。以工楷法不得翰林爲憾事。與霜

根有同病。

甲申

咫尺瓊林未與偕。退毫成冢首長埋。儒生正有千秋事。前輩同情四當齋。善書不學意能通。堪笑羲之媚俗工。獨抱冬心自怡悅。未須垂老悔雕蟲。

招墨巢小食

聞道兄良多弟。弟矧於故舊最醞醞。敵之肥馬胸無憾。溺盡儒冠味亦甘。所識咸欽君子魯。亡何聊學相公參。人生七十須梁肉。三咽誰云處士貪。

贈劍丞

同是鵠原墮淚人。絮分萍合總前因。半年癡長千回見。廿載閒曹一字貧。荒歲畫縑猶有價。南州詞律竟無倫。願君雙眼常如月。不負江湖草木春。

題胡君文楷歷代名媛文苑

歷代婦人無總集。選樓而後此真詮。殷勤內助成鴻著。不讓同宗郝照圓。十載螢窗初寫定。總帷淒冷夜如何。椎輪積水無停息。千卷英華未足多。

壽關承孫丈八十

突兀城隅四照堂。嬋嫣令緒占湖鄉。數傳並有神明壽。獨行長爲志乘光。別子小宗眉最白。耆年大隱髮仍黃。東流不盡西河水。喜見雛孫已雁行。景皇初葉藤花館。王考曾憐總角甥。兩世應官荒故宅。並時諸父各佳城。柴

扉忽報新題帖。壞壁猶思舊棄檠。兩脚入門知不遠。安排肥豎燕和平。

單束筮同年

韻

丙子生以七十自述詩四章見示。作此贈之。

與君同榜成進士。保和殿中一頷首。晚交齊年霜根翁。稱道節母不去口。佩君長養本懿德。九載爲郎貧有守。海內咸知范滂名。恨未升堂下拜母。景皇末葉國論歧。王綱式微將解紐。上林思徵雉兔往。平準或擬牛馬走。大官無事能畫諾。君以廉謹相左右。書馬與尾不失五。意所未可常否否。老奸移柄御威斗。天子下殿居陽九。扶持孀親出國門。黃巾遇之拜車後。上公考績再舉賢。曠騎求芻初履畝。畀以大邦筦征權。民勞弗使星在留。亡何又踏長安塵。計臣委吏皆僚友。邱園不聞賁束帛。泰山安得辭培塿。母曰歸歟君曰唯。坐覺嚴霜侵戶牖。麻衣雪涕扶襯南。負土薦新不敢苟。時維海宇紛玄黃。若獸在罝魚入筍。牀頭一壺那復辦。牆角短檠尙可取。鑿楹發篋招故吾。欲上宛委探二酉。過江名士知者罕。處之無譽亦無咎。偶然避地輟載筆。仍與彌

天爭覆瓿。東方太白雞三號。周宣六月言獲醜。舊廬所在近松楸。善性不移猶杞柳。人生七十未爲老。要在老前立不朽。倦讀方知母氏劬。母兮不辰書在手。保此堂北三絕韋。賢於墓前一卮酒。祭豐養薄傷哉貧。名山傳人思已久。桂陰之子孫復孫。自今以往歲其有。

馬木軒

壽華

臨古十四家畫竹冊徵題

石如篆法竹如籀。承旨當年贊仲姬。持與後賢談祖述。我師鄭重轉多師。筆勢都由養氣成。不根不筍意還生。千巖萬壑尋常事。豈止蕭蕭十五莖。平生友直是家規。兩代交情老更知。剝啄頻來君莫謝。沈吟淇澳切磋詩。

軒木

之翁任西華縣。與先子爲同寅。

北京甲午同年讌集徵詩答彬侯兼寄堅白。

甲申烽燧震南交。甲午尤驚鳥覆巢。先達蒙茸誇著籍。後生窶藪競前茅。吹笙鼓瑟都如戲。篆刻雕蟲各自拋。五十年餘嗟老醜。那能投筆舞長旂。

爾功者定在南州。吾黨蕭然一故侯。舌粲有花皆慧劍。躬耕得菜卽菟裘。偶
繙齒錄閒呼侶。更鬥心兵遠送鬪。爲武止戈終嚙語。挽強猶似昔時不。

和墨巢九日不出

誰謂重陽可豁蒙。重陰未變卦將窮。得時蠓貴無人買。待盡蚊飢到處翬。我
避初寒先塞向。君悲同氣獨書空。乾坤消息何須問。鄭不能昭宋已聾。

校叔通詩稿竟贈以一絕

不是詩人強說詩。未書萬本反求疵。佩君斬佞誅諛論。故發狂言聖擇之。

通叔

詩以五言古爲最。說
理言情均有獨到。

顧桂生丈

歸愚

於新正十四日逝世。作挽詩以弔之。

乙酉

昏霾亦有曙光來。惜往仙山不肯回。廉吏虛名徒自累。佳兒重負劇堪哀。蜀
中魂去悲梯棧。洹上心知委草萊。苦憶繁臺先友記。祇應泉路再追陪。

俶仁示以一律。依韻答之。兼呈墨巢。

休言正正與堂堂。歧路方求已逝羊。白戰紛然猶有鐵。黑甜如此恐無鄉。雌風更逐雄風起。臣馬焉知君馬黃。隔岸縱觀毋快意。我聞瘦狗尙能狂。

墨巢七十以詩調之。

廿六年前舊挽詞。偶然回想解人頤。彭殤自古無常軌。歌哭於情不兩歧。國勢豆分猶可活。我生命在復奚疑。祝君豐下蟠其腹。有肉如陵決取之。

題阮漢三遺墨

樗散誰親老畫師。中年播穫有佳兒。劫灰未了家珍出。寂寞惟應後世知。細字尤能卜大年。頻羅未讓復初先。此才不與稀齡會。世運屯艱豈偶然。

答閔髯

天生五材誰去兵。治之馬上總無成。陳髯待爾開雄辯。祇有梅花不作聲。

之葆

來詩云。手挽天河洗甲兵。明年歸計定能成。叔通嘲其夢想。故以此寄之。

瞿季剛屬題詩禮永懷圖

造象追思亡父母。饗堂石室制尙存。神功雕鏤不易致。遂以丹墨摹精魂。瞿子恂恂足文采。學成已有泔魚悔。爰師遺意作象傳。詒之子孫亦無改。尤悲同氣多宿草。跋浪乘風歎不早。慘念三冬游子衣。沈吟廿載瀧岡表。檢點楹書嗟失羣。賴有伯姊揚其芬。姊曰子弟慎行役。無以塵勞疏典墳。治生勿背平準義。散財乃爲國之器。挾筴歸來讀父書。猶堪記取申申詈。

追憶星白長兄同年漫成長句。

蕊榜聯名五十年。後生奚敢比隨肩。風塵瀕洞潛龍晦。柯葉蕭森老鶴眠。一室晤言王逸少。千秋心正柳誠懸。海波四沸琴音杳。載展遺箋倍惘然。

和邵伯裝重游泮水詩

丙戌

六十年前老秀才。坐看淑問獻囚來。丈夫安用毛錐子。宰相寧須有種哉。文愼祠前草不髡。樵蘇零亂石無言。白頭弟子歸來日。重著欄衫拜墓門。

題魚占繪絡園圖爲六弟繹求作。

六律成聲半輟懸。朱衣穉弟亦霜顛。吹壘喜與箎同韻。守器優能道共肩。一畝舊宮儒有堵。九年異地客無氈。好將筆底烟雲氣。補入斯干考室篇。

題西溪張我持適皋亭桃花圖卷爲吳諫齋作

湘人謬譽何無忌。侍坐葵園介壽觥。翁已懷歸收倦羽。子初入抱試啼聲。百千萬劫悲孤露。四十三年話老成。展卷忽生防墓感。橫山不見涕縱橫。光緒癸卯冬

子修母舅自雲南主試移督湘學。余已入湘撫幕。相見於長沙。諫齋表弟生於南昌。迎之來湘。纔一論又半。余先塋在皋亭之橫山。

藝桃本是避秦方。桃利無多易以桑。今日皋亭山下路。桑陰雞彘亦淒涼。人心畏亂思前物。病翮遄歸檢舊裝。羣盜寡妻何日了。五株如在浣花堂。儒風競說西溪好。不事王侯想見之。賜爾故鄉高士筆。賢于冠禮祝兒辭。家珍尤重吹幽錄。祕笈差同蓬宅詩。料簡叢殘吾老矣。樓頭青眼更尋誰。君家西林先生

亦西溪高士所著吹幽錄。余最服膺。欲梓未果。蓬宅爲張卿子四集之一。網齋表兄校正。族人董卿刊行。

題劉湄朱氏傳家樂善圖爲朱杞瞻德鈞

伊古市情皆喻利。於今王道必觀鄉。論才最重鄉之望。好義常爲利所妨。葺
爾劉河誠下邑。歸然魯國此靈光。橋端風雪師黃石。廡下春秋祖紫陽。三致
千金舒可用。初成一簣勇難當。菁莪有璞書諸莢。蓬華無衣饋以糧。人自孩
提知孝弟。士先器識後文章。國殤樹表咸趨拜。道殣逢噓不復僵。冰至涉川
懷鄭惠。宵深恤緯警周亡。二三姻亞相邪許。八百孤寒與頡頏。回睇斯民纔
有豸。却憂長吏每如羊。入林畏見鴟爭食。登壘羞爲虎作俵。允矣姱修申蕙
茝。偶然直榦寫篔簹。聞詩仲氏兼明禮。學畫慈孫雅擅場。詒厥但滋蘭九畹。
汙邪不祝稻千倉。談經深戒籛爲崇。望氣懸知彗作鉞。聿自夷西頻距躍。無
端江表忽蒼黃。虎賁撤盡虞兮帳。馬矢高踰賜也牆。從此彈丸紛鷓蚌。那能
束帛救蝸蟾。可憐仍世遺規壞。賴有傳家綵筆良。萬戶口碑猶可誦。一門手
澤鎮難忘。由來義利旋消長。況復人天互主張。入夜珠淵給象罔。彌天金穴
化羸尪。燿焉相率魚游鼎。黠者還思燕處堂。我輩豈宜長俯仰。茲圖無乃示

周行。

題項女史蒲桃

天馬蒲梢去不回。何人更泛夜光杯。紆青拖紫無顏色。此是乘槎鑿空來。

題陳病樹之父鑄盒同年甲午鄉試硃卷

攜將舊館仙人筆。挾有江潭楚客芳。聊爲風塵居乙第。卒持經術老名場。佳兒能繼方姚業。遺教猶增里閭光。一卷依然存告朔。故山宰木已蒼蒼。

楊味雲同年八十

錫山楊與武原張。同屬先朝鵷鷺行。相戒初筵師衛武。不希晚遇見姬昌。清門高節如方駕。學府饑羣要饋糧。南極星辰今會合。儻能扶杖到江鄉。

題翁文恭臨顏書李玄靖碑

丁亥

沈酣小字仙壇記。筆底雲雷氣未消。乍試千鈞回日手。欣然虎臥與龍跳。三洞升元不可階。鬱岡片石蘚長埋。非求詞句求神髓。突過前賢十駕齋。

王緝亭同年炎壽躋八秩重到泮宮徵詩。

不因城闕薄青衿。廉吏兒孫共此心。馬革成仁猶有祀。鴟音爭食已無林。未妨苦菜稱甘薺。稍喜同苔結異岑。銷甲何年思撰杖。肩隨應到五雲深。

緝亭爲王壯愨

有齡之孫

賦得五嶽歸來不看山五言八韻

笠屐尋仙去。歸來意轉慵。萬山知一概。五嶽豈長逢。北戒兼南紀。秦關迄岱宗。勞勞川陸換。歷歷漢唐封。何處堪埋骨。茲遊可拓胸。倦如飛罷鳥。甘作蟄時龍。秃筆優能記。行糧懶再舂。不妨雲海臥。面面看奇峯。

題王欣夫抱蜀廬校書圖

獨抱遺經求大義。箴膏起廢意如何。懸知獨善須兼善。鬻舍英髦濟濟多。抱蜀不言天下治。夷吾逃死爲蒼生。勸君擲此毛錐子。化作人間金石聲。

高吹萬季子君賓索題浙鹽板曬圖

戊子

乘田委吏皆專門。巧習不可同日論。大官空談喜麟植。小官有舌徒自捫。未披此圖聲先吞。赤背老翁犢鼻褌。葵筍之味亦何有。但與海若爭朝暉。千年生計付鹵莽。窮黎曷敢申煩冤。乞歸尙有桑下戀。保持父賜如瓊璠。勸旃君賓毋自隘。天定之說終掀翻。儻以人力拯垂絕。端賴煑海升微溫。故紙幸逃野火燔。所愛不啻餼羊存。苟有賢者必相識。慎勿鄙夷淳于髡。

九如鑄生同和冕之韻壽爽夫用原韻却寄四首

作善多祥論至公。巋然無恙阿家翁。五年以長隨肩老。一得之愚袖手同。讀律兒曹心似水。吹壘伯氏首如蓬。圍城何地堪浮白。儘有離懷付去鴻。子由忠愛類坡公。師事吾家六一翁。異代典型嗟不復。清門臭味本來同。蠹魚有夢通仙籍。疲馬無緣逐轉蓬。珍重歲寒相爾汝。休教玄想奕秋鴻。智愚顛倒聽天公。黠者纖兒鈍者翁。今日蘧廬風雨劇。當年甥館笑言同。相將苦菜甘如薺。多謝羣麻直此蓬。六十六年談物換。不堪憑弔是哀鴻。

烏有先生亡是公。愛民未見蜀文翁。徵歌不夜成長往。偃伯何年向大同。戴笠車前方瑟瑟。論文釜上亦蓬蓬。獨謠演作陽春和。南北焉分雁與鴻。

山志

莫愁湖上泛春波。王氣銷沈六代多。拋卻湖光入山去。愁心爭奈莫愁何。恭已無爲舜典殘。無名蕩蕩譽堯難。閩風仙仗朝羣后。山志應題莫不干。

贈李直士

不負難兄久苦辛。墨巢羣季最恂恂。勞人叢裏千夫長。石火光中百鍊身。非仗鑪錘輕己力。豈爲陶冶厲斯民。雲雷恰遇艱屯象。祝爾神明萬態新。

光緒己丑余與子有林君同入泮林徵詩敬和

浙閩聯省榜同標。况有丰裁可久要。攻玉喜親聞野鶴。獻金怕遇集林鴉。衡文宿重儒非墨。審律方知曲譽堯。酒價十千希會面。人情半紙不曾銷。

重陽前一日墨巢招飲未示原章索和甚亟

要斫婆娑未執柯。重陽卻恨桂陰多。了無風雨看愁絕。儘有江山喚奈何。朝
槿尙思遮白日。阿膠那得止黃河。吾儕醉飽終非計。從此蒼顏不再酡。

前詩已呈佳章。忽賁再和一首。

黃花雖老不爲柯。重九詞人瘦影多。但使飢寒非范叔。也將成敗聽蕭何。有
巢莫比兔營窟。無肉難償鴈飲河。昨夢三周華不注。縱傾美釀豈能酡。

和墨巢重九未有菊

惡說雕蟲不壯夫。故將險語鬥霜腴。橫行已被先生饌。壽客何堪後至誅。縑
綵素心千載有。摩挲舊物五銖無。明年此會爭腰腳。長白山頭試一壺。

游金陵歸

霜風掃盡萬蟲沙。十二年前老物華。又結同心惟曉鏡。最難駐影是飛車。江
楓微赭山如醉。陽雁無聲日又斜。不遇彌天李重九。誰知吾黨有黃花。

題商藻亭同年寒燈聽雨圖并寄雲亭同年

欲憑畫境計歸程。喪亂而還更憶兄。我有惠連歸未得。披圖如應洛鐘鳴。昔夢今情蕩似煙。枕中雅有補亡篇。八方風雨無聊甚。安得看雲白日眠。

寄懷堅仲爽夫

六十六年老兄弟。何時白髮雁行來。似聞面皺心猶壯。更喜情親首重回。寒夜短檠聊與共。餽餘肥牡永無猜。黃花亦解迎諸舅。不見車塵未肯開。

題王劭農侍御在癸卯春闈爲榮華卿師所繪梅石

焚香點筆餘興來。不寫桃李祇寫梅。寫梅妙得君子性。更使桃李無凡胎。畫成持獻春官長。勁骨寒香意孤往。辛苦調羹隻手難。沈吟諫草中心養。我亦當年桃李儔。問字常作十日留。草堂人散墓梅寂。門外侯芭今白頭。春去春來空斷腸。牙籤零亂出漁陽。橫斜疏影留題處。猶帶朝回袖底香。

卷盒聯存

杭州 葉景葵 揆初

輓高嘯桐

可爲諍友。可爲諍臣。當此主少國疑。獨惜斯人憔悴死。
吾見其人。吾聞其語。太息風瀟雨晦。更無便坐雅譚時。

輓湯覺頓

居今日而有夷齊禹稷之思。卽已是造物所棄。
奮一身以與魑魅罔兩相搏。吾且爲未死者危。

輓張金坡

錫鑾

憶當年突騎防秋。試塞大宛名駒。祇肯歸降老充國。
看今日積骸成莽。太息前朝玄菟。無人生殉故將軍。

輓趙尙書

次珊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
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

輓張季直

導廿二行省農工富國之先河。荷鍤成雲。遂使斥鹵化爲沃野。
結三百餘年科舉取士之殘局。蓋棺定論。勿謂文人盡屬虛言。

輓程都督雪樓

甚知丈人真。甚愧丈人厚。
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

輓潘履園

度遼破虜卅年舊夢已惺忪。而今白首同心。祇賸有殘星幾點。
獻侶命儔。二月春光正明媚。太息青山埋骨。忍重聽杜宇三更。

輓史繩之中丞

念祖

陸離長缺付醇醪。可憐百戰餘生塊壘未消人已瘁。
風浪同舟成墜夢。辜負一年舊約。平山無恙我重來。

輓趙介卿

世基

昔時豪氣安在哉。黃金易盡紅顏易老。白日易頹。祇賸有傲骨嶙峋。柔腸悱
惻。送與藥爐經卷。了此華年。海山兜率兩蒼茫。駿馬名姝雙寂寞。
如我交期今已矣。玄菟之雲。洞庭之波。太行之雪。說甚麼聯牀情緒。並轡襟
懷。忽聞斷雁寒笳。竟成永訣。挂劍不知營葬處。露巾未到寢門前。

輓如兄汪誦宣

寶鑾

能爲陽春白雪。和者寡。
時無王良伯樂。死卽休。

樊時勛之曾孫完姻

惟有道曾孫。克繩其武。

得宜家淑女。俾熾而昌。

輓周竺君

孝懷弟

遺文應輯欒城集。
廉行猶歌潁水清。

輓王勝之

同愈

清氣得來難。下筆尤工新體勢。
高寒歸去好。垂紳如見舊巢痕。

輓叔祖柏皋先生

爾愷

乾坤正氣世無儔。玉碎寧爲不藉餘生耽逸樂。
杭蜀兩支公最長。山積安仰毋忘遺稿待流傳。

集句

多福多壽多男子。

爲雷爲龍爲玄黃。

集句

不賢者識其小者。
莫已知求爲可知。

輓盛筱珊

韋布之士閭巷之業。竟能近悅遠來。何羨乎蓋祿萬鍾。景馬千駟。
齊家有道。教子有方。難得弟恭兄友。足媿彼雲間二陸。日下雙荀。

輓高望之同年

煌

獨有千秋杜門弦誦昌經訓。
又弱一个食野筌簧念德音。

集詩經

自今以始歲其有。

我生之初尙無庸。

挽三弟婦

多男不多壽。一病彌凶。憐伊辛苦顛連。無從求蓄三年艾。能儉又能勤。諸般未了。遺有艱難叢脞。困煞零丁百忍翁。

挽潘博山

承厚

冰雪聰明。雷霆精銳。此清才非濁世所能容。祇宜玉宇瓊樓。長共飛仙適風月。門有通德。家承賜書。幸羣從與阿兄爲同調。可卜牙籤錦贖。不隨急難付雲烟。

地山叔岳同庚以聯祝之

九月初八日生。余十歲訂婚。與地山相見正六十年。

禮庭舞蹈重陽曙。

甥館涵濡甲子周。

挽徐新六母何太夫人

賢母有鹿皮擁坐之風徽。雙隱忽離羣。昔祝漢昌。今憂周隕。
令嗣與馬革裹尸同壯烈。九原長雪涕。雖無孝子。幸得慈孫。

集杜句贈顧起潛

復見秀骨清。我生託子以爲命。
由來意氣合。汝更少年能綴文。

集杜句贈起潛子誦芬

樹羽臨九州。廉頗仍走敵。
讀書破萬卷。王翰願卜鄰。

老友孫宗誠逝世以聯輓之。

宗誠上元人。光緒間在湘撫署繕摺奏。曾與同事。後歷署縣缺。民國
後在鄉曾司收釐事。避亂來滬。今年六十八歲。歿於滬寓。

君無愧元瑜記室之才。亦曾小試牛刀。髣髴見武城遺績。
我方以公瑾同年爲幸。不意親聞鶴語。悲涼如鍾阜秋聲。

挽陳萊青

循譽在扶餘肅慎之間。驚看破碎蟲沙。更難忘三老攀輿。萬商勒石。
交情與徐穉陳蕃相若。忍對淒涼雞酒。何況是萋蘿無寄。蘭蕙同焚。

挽陳陶遺

竟槁項寂寞而終。是國家社會諸般之不幸。
以黔首飢溺爲念。非游俠隱逸兩傳所能賅。

挽徐守之

以顏李躬行實踐爲宗。試看不寐鰥鰥。卽是聖門克己學。
與仲叔悃款朴忠相處。惟有臨終睽睽。傳茲地獄救人心。

挽湯拙存

孝悌

有憤世之意。不形於色。有濟衆之願。不居其名。韜晦一生。無慚明德。後以事實爲重。而戒大言。以儉約爲甘。而忘私利。卽須廿載。忍見棘人來。

望江何伯梁丈韻作古。壽七十八歲。乙酉舉人。庚寅進士。得庶吉士。

散館分戶部主事。旅居揚州。移滬三年。以聯輓之。

貞元朝士。存者若星晨。回思三策初成。曾見禁中楊柳色。東閣官梅。折來傷歲暮。況復十年以長。那堪江上鼓鼙聲。

挽馬鶴卿士杰同年沒於高郵。壽八十二。

柳絲無恙憶當年。自慚白社齊名。未堪方駕。草具終虛酬宿諾。惟卜黃墟痛飲。再訴離羣。

輓吳向之同年廷燮仙遊。壽八十三。葬於南京。

光宣以來。官制官規多出公手。豈僅北徼方聞。俯仰千秋無繼者。轍迹所至。于遼于晉。深佩師資。今日叢編待梓。平生一諾敢忘諸。

輓華實甫同年

除夕逝世

鍼摩湯熨活人書。妙手春回非是小儒。咕畢學。
酒醴笙簧昭代夢。隨肩老去。奈何先我著鞭歸。

輓章一山同門

棧

子雲亭畔識侯芭。老健依然餘論尤饒。丹穴智。
長史坐中傳聖草。飛騰已矣。英光如建赤城標。

輓仲恕丈

一匡管仲受賜到于今。平生富貴浮雲。不負賓師三顧重。
四海子由銷魂別而已。聽得淒涼夜雨。須知家國兩全難。

又

魯仲連不帝秦。故能敵屣青雲。考終好德。
陳季方難爲弟。料得孤舟白浪。噩夢驚心。

挽沈叔邃

仲發弟·清明節逝世·

卅年如過隙·念綺才舊雨·中道蘭摧·賴季方能篤宗支·一脈原泉仍泌沸·
二月又招魂·正寒食輕烟·野墳花發·歎小陸亦辭塵壒·兩頭老屋總蒼涼·

附錄

葉夫人家傳

陳叔通

夫人朱氏諱鴻年改名昶字銘延浙江錢唐縣人三世官山東父鍾琪由知縣擢至奉天度支使以能吏稱母袁賢明閭以內秩如也夫人自幼習知內外事天性肫篤母疾情急奪智刲左股肉和藥進疾亦竟瘳年二十歸仁和葉景葵字揆初爲繼室揆初先館於朱踰年隨揆初侍宦河南揆初兩弟一妹次第婚嫁適嚴氏姑嫜稚乳乳同居河南任所夫人以冢婦左右承歡襄事維謹門庭翕然光緒癸卯揆初通籍歸知府本班分發湖北時襄平趙公爾巽簡湖南巡撫調赴湖南夫人與俱後又兩至奉天民國建元徙上海家焉其治家如宰劇縣事至而泛應曲當能矣事未至而推求以副其心之所安大者如孝友以至睦姻任恤揆初于役在外未遑兼顧一一起而代之事愈紛而治事之精神亦愈振於是人皆樂就而與謀焉豈唯爲之謀或引爲

己事。叢集於一人之身。置勞怨於不顧。是不唯其能。非能而兼有其德者。未足語此。如夫人者。不啻衆人之母矣。歿之日。弔者無老幼親。迤相向失聲。所以感人者深也。平生不慕虛榮。揆初中年棄官而賈。夫人實助成之。尤饒膽略。一日盜挾揆初去。夫人詎知蹤迹。夜分馳往營救。得脫。自奉儉約。菲食以爲常。精者必俟揆初晡歸始進御。無子爲置籓室。又無出嗣。揆初弟景莘子維。從弟景荀子綱爲後。維畢業北京大學。詎方二歲。鞠誨至於成童。循飭具有法度。疾革處分家事。傾所積以資無力求學者。定名爲獎學金。又以其餘分給親故子女。神明湛然。歿於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八日。年六十有三。葬上海虹橋萬國公墓。余妻爲夫人再從姑。揆初與余爲癸卯同年。又同客上海。兩家往來頻數。諗知夫人性行。揆初諉爲傳。以附家乘。因詮次以著於篇。

二先兄景萊傳略

葉景莘

二先兄景萊號仲裕。生於一八七九年。一八九一年先父將我們全家從杭州家鄉接到河南開封。那時河南風氣很閉塞。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的影響。方使我們開始看些當時新的書報。大先兄景葵號揆初。於戊戌政變後爲我們從天津水師學堂請了一位教英文數學的莊先生到河南教我們。弟兄與嚴氏表弟兄等兩年。一九〇一年我們與嚴氏表兄弟二人從太康赴滬。擬到日本求學。因先父調任。學費籌不足。祇我與表弟二人赴日。二先兄則從滬定購當時的新書報。回到開封辦一派報處以傳播當時的新知識。一九〇三年。他到滬進震旦學院肄業。震旦原係由南洋公學散學風潮出來的一部分學生在馬相伯先生領導之下創立的。馬先生任院長兼主持教學計劃。除借用天主教會的房屋作校舍。請教會的神父當教員以外。教會不得干涉教育行政。學生們在行政及生活方面選出幹事自行管理。

仲裕先兄是自治幹事裏積極分子之一。以後法國神父逐步謀奪教育權。至一九〇五年初竟對學院提出干涉行政之通牒。馬先生及學生們一致反對。而於三月間離開學院。共謀創辦一個復旦公學。即現在復旦大學的前身。仲裕先兄爲籌劃辦學。奔走募款。常至廢寢忘食。健康很受影響。同年七月間復旦成立。申請兩江總督撥給吳淞舊提督行轅爲校舍。

那時孫中山先生已在留日學生裏宣傳革命。留學生加入同盟會者日多。一九〇五年十二月間。日本政府徇清公使要求。頒佈取締留學生規則。留學界異常憤激。一部份前進的留學生回國。其中有陳天華作絕命書萬言。投大森灣自殺。這事大大震動了國內人心。尤其是當時的青年學生憤慨最甚。仲裕先兄就是其中之一。這班回國的留學生在吳淞創辦了一個中國公學。以中國與日本對立。有如以復旦與震旦對立。這兩個毗鄰而都是因反抗帝國主義創立的公學的學生們。時常聚謀救國的途徑。一九〇六

年兩公學各有四人共謀辦一個進步性質的報紙。復旦方面爲于右任邵力子汪某和仲裕先兄。于邵兩先生赴日本調查辦報技術。先兄則在國內預爲籌劃。于先生回國後。於一九〇七年創辦神州日報於上海。力子先生受陝西高等學堂之聘。中國公學的四位因事離滬。仲裕先兄共同辦理報務。而常因報館經費不足。設法籌墊。以至負債不支。經清理積欠後亦離開。當時我在英留學。先兄離開報館後來信亦想來英。我即催他速來。但因學費籌不足而不能成行。

一九〇八年先兄回杭接辦全浙公報。兼擔任安定學堂監督。那時已接近辛亥革命的前夕。反對帝國主義與清廷的人心日益活躍。先兄在浙積極參加了政治活動。而常喟歎國事之日非。有一景某者先兄聘爲全浙公報主筆。後發現景某有受賄行爲。先兄嚴加詰責。令其登報聲明。景某乃竟使其親戚某之曾當公報訪員。因在外招搖被先兄開除。而謀得上海中外日

報訪員者。在該報捏登毀謗先兄的新聞。先兄看了大憤而病。醫謂係因腦微血管破裂。揆初先兄接之赴滬就醫不愈。一九〇九年六月一日揆初先兄偕表弟一人。工友三人共伴仲裕先兄乘立豐江輪赴漢口以回先父鄭州公署。藉使療養。二日夜半近三點。揆初先兄看仲裕先兄尙無恙。三日侵曉四點。船近泰興時。伴睡的老工友忽失仲裕先兄所在。大家全船遍覓不得。有同船乘客謂曾聽到有人落水聲。揆初先兄急請船主停輪。四下打撈亦不得。揆初先兄曾有鵠痛記以記此慘事。仲裕先兄蓋愛國心極濃厚。爲社會服務極熱心。任事肯擔困難。待人極誠懇。乃一方憂國日深。另一方歷受舊社會的各種欺騙。憤慨之極。乃至如此。這如陳天華的蹈海。實是清末愛國人士裏兩大慘聞。一九五九年六月追記於北京。

志士葉仲裕君事略

神州日報

本報創始於乙巳。而成立於丁未。出版不及三月。燬於火。同人以神州大業。

不能隨刼灰以去。於是葉君仲裕及某君繼續組織。分任經理。葉君對於本報之籌劃。竭盡心力而堅忍不拔。置一身一家於度外。葉君之於本社肇造之功。斯亦勤矣。丁未之季年。各省志士紛紛發起請願開國會。葉君爲浙之仁和人。乃慨然倡導以浙之全省上書闕門。冀國會早日成立。以建設吾國民公共之機關。遂離本社而致力於浙。次年浙人爲請願國會開大會。而葉君被舉爲代表入都。既返浙。適諮議局籌辦處成立。各府皆舉參議。葉君則受杭州府屬之公推。任參議。並監督安定學堂。總理全浙公報。均盡義務。薪金夫馬之費。概行謝絕。而任務則日進有功。嗚呼。可謂難矣。今年杭府卓太守稱其能以濬湖局會辦見屬。適葉君以積勞故。遘神經病。忌者復媒孽蜚語以中傷之。葉君憤極。乃屏棄一切。來滬養疴於醫院。抑鬱特甚。急欲出院。返鄭州乃翁任所。知者咸以爲異。葉君自鄭州來滬就學。其夫人卽居於鄭。葉君不歸鄭者八年矣。某君嘗詢其故。葉君曰。僕亟欲成就一大事業。否則

與世無裨補。與錄錄草木同腐耳。甯死不能返鄭州也。嗚呼。由今思之。已成
讖語矣。葉君在鄭時。夫人產一子。四歲而殤。葉君正在滬。任復旦學校辦事
員。頗著聲譽。聞耗心傷之。以熱心社會。故薄於家族之觀念。由滬而浙。其趨
向一也。五月杪。葉君既定議返鄭。其兄相與偕行。以趕赴漢口快車。遂附東
方公司之立豐輪船。溯江西上。腦病仍未已。是月初三日方曉。舟駛至泰興
之上游。葉君披衣起。攀檻以自沈於江流。家人不覺也。葉君前一日嘗對其
友人某君。道及杭事。忿然曰。余初意爲社會盡義務。故不惜効奔走之勞。自
備資斧。不染公家一塵。而對於報務尤爲注意。欲求推廣。爲前途發達之計。
無如人情澆薄。陰受種種牽掣。未能達我之目的。而反受其害。欲與之較。徒
爲外人嘲笑。欲長此隱忍以自委屈。則既損失我名譽。又沮遏我之願望。如
此陰險世界。惡毒人心。生此世間。毫無樂境。爲歛歛太息者不已。葉君近由
積極的而歸於消極的。蓋亦有不得已者在也。葉君既自沈。其兄及友人驚

悉商請船主暫停輪撈屍。不可得。嗚呼。以清流之葉君。有志而未逮。竟投長江之濁流以去。聞者能不悲其志而哀其遇耶。聞耗倉卒。爰誌其顛概於此。